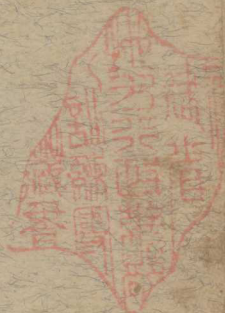


史太因著
陳克文譯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克文譯
D. Stein 著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

商務印書館發行

338.45

Lx 10

L27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36510)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一冊

Made in Japan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原著者 G. Steira

譯述者 陳克文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目錄

第一章 導言……………一

一 新興的日本工業……………一

二 新恐怖和舊恐怖……………二

三 日本的祕訣……………五

第二章 日本的兩種生產方法……………九

一 鋼鐵椅和神龕……………九

二 日本製品……………一〇

三 日本貨的前途……………一三

四 廉價出口貨……………一四

五 怎樣競爭……………一六

第三章 訪問日本工人……………一八

一 家製棉布……………一八

二 鉛筆製造業……………一九

三 腳踏車工廠……………二一

四 工業家的先鋒……………二三

五 大紗廠……………二六

六 工廠裏的生活——絲廠棉紗廠……………二八

七 純粹的現代工廠……………三一

第四章 日本工業的組織……………三三

一	組織的主要方式	三三
二	何以小工業能夠存在	三七
三	合理化的結果	三九
四	人口問題	四二
五	工資和工作時間	四四
六	日本工人的生產力	四八
七	資本和勞動	四九
	第五章 日本何以成功	五五
一	社會基礎	五五
二	工人的聚集區	五五
三	工人的小商店	五七

- 四 無產階級的特殊意義……………五八
- 五 八口之家……………六一
- 六 豐裕的家庭……………六三
- 七 困苦的家庭……………六四
- 八 日本的糧食……………六五
- 九 天賦貧乏……………六八
- 十 衣和住……………七〇
- 十一 實在工資的趨勢……………七二

第六章 日圓問題……………七五

- 一 英取銷金本位的影響……………七五
- 二 金解禁……………七五

三	日圓低跌.....	七八
四	獎進出口的限度.....	七九
五	出口獎勵金的擔負者.....	八二
六	日圓的將來.....	八四
七	是否貨幣膨脹.....	八六

第七章 政治和經濟.....九〇

一	國家對工業的援助.....	九〇
二	經濟政策的原動力.....	九三
三	幾種補助金.....	九四
四	政府的採購.....	九六
五	薄稅.....	九七

六 政府的信用放款……………九九

七 政府對於工業組織的鼓勵……………一〇一

第八章 三井及其他……………一〇五

一 日本最有勢力的托辣斯……………一〇五

二 三菱……………一〇七

三 利潤……………一〇九

第九章 原料戰爭……………一一四

一 國外來源……………一一四

二 日本原料的貧乏……………一一五

三 經濟的希望……………一一六

四 搜尋廉價原料……………一一九

五 政治的希望……………一二一

六 偽滿洲國……………一二二

七 政治和經濟……………一二四

第十章 市場戰爭……………一二六

一 地圖的研究……………一二六

二 競爭貨品……………一二八

三 英帝國市場……………一三三

四 經濟休戰……………一三五

五 賣絲和買棉……………一三八

六 新市場……………一四〇

七 中國和偽滿……………一四二

第十一章 日本工業的將來……………一四五

一 東方能率……………一四五

二 從遠處看……………一四七

三 從近處看……………一四八

四 軍人和日本的將來……………一五一

五 軍人和國際競爭……………一五六

六 日本和世界……………一五七

譯後贅言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

第一章 導言

(一)新興的日本工業 在不滿一世紀之前，日本羣島的人民是被禁止和他國做買賣的。但現在日本貨的洪流卻已泛濫了全世界的市場。

日本發展爲近代的工業國家，是過去幾年間長足進步的結果。以前的出口國家的利益已經被一個新興的競爭者威脅。這新興的競爭者她的出口貨價格既非常低，推銷方法又非常驚人。

日本的出口貿易已經不限於棉布，玩具，紙製品，這一類貨物。她已經有汽機，汽車，無線電料，腳踏車的輸出，並且是世界上第二位人造絲的出產國。日本與歐亞各國競爭，貨物價格低廉不只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而已，有時且低過一半或四分之一。因此販運商人說，日本貨物的低廉有些簡直令人不能相信。

日本的原料幾乎完全自外國輸入，何以輸出的製造品價格能夠如此低廉？她的工人是否工資不足？是否貶低貨幣價值以爲出口補償——是否日本的工業受國家的津貼？是否日本工商業的組織比較歐西各國更有效率？

這些問題我想根據個人毫無成見的研究加以解答。

但是這裏還有一問題比較日本貨的價格何以奇賤？這問題更使西方的工業家注意的，便是日本出口貿易蒸蒸日上現象究竟是野心國家努力掙扎的暫時結果（等於無源之水其涸甚易）抑或是日本經濟政治的結構堅固完密足以支持長久而不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問可知。對於西方工業的前途關係極爲重要。以下許多研究對於西方工商業者的苦惱我想是不無補益的。

(二)新恐怖和舊恐怖 日本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市場，因爲她能夠發展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工業，日本的成功表示她已經從幼稚的工業國家變爲成熟的工業國家之一員。她的進步之所以如此敏捷，有人感覺到是因爲世界經濟恐慌之前，舊工業國家對於日本已經感覺不便了，即使

商業恢復常態，糾紛仍恐不免。世界繁榮即使完全復舊，糾紛亦將有繼長增高之虞。英國及其他工業國家對於別的大國家之變為成長的工業國，驚恐已非一次。四十年前，一個需要市場尋覓市場的新興生產國突然出現於國際生產社會，使供求的平衡發生困難，造成一種恐怖，與現在對於日本的恐怖並無分別。

這新興的生產國便是德國，她的工業機器漸次完成，工人的技術也勝過英國，於是廉價的德國貨流遍世界各國，排斥她國的貨物。和德國競爭的甚至希望用『德國製造』的字樣以吸引德國貨的僱客。

現在的情形也一樣，當時德國國內市場和現在的日本一樣嚴受限制，生產的增加極速，本國市場不能容納，大部份生產不能不輸出國外。於是英國人民埋怨德國貨物的價格低賤以為是不合理的。以為德國工人的工資不足，以為德國的出口貿易受國家的津貼，以為德國貨物假冒外國的產品和商標，懷疑德國的能率和企業精神。這些怨憤常常討論於國會和報章，現時許多英國失業者之父輩即因為德國的競爭而至於失業。

大不列顛爲最先工業化的國家，那時候世界上有許多『無人之土』，所以能夠開闢海外市場，振興新工業，以銷納她繼續增加的資本和逐漸澎漲的人口。德國和日本國內的問題是和大不列顛相同的，但所對著的世界情形則迥不相同。

美國的工業化組織規模之偉大遠非德日兩國可比，但歐洲並沒受到『美國的威脅』，這不是偶然的。因爲富庶廣大的美國，生產品的增加，以供給國內的銷費爲主，所以不至立時影響到世界市場。美國工資甚高使美國始終不至投入國外貿易競爭的漩渦裏。

德國和日本在國際貿易上突然成功，同時政治上亦發生新的覺悟，欲伸張勢力於本國之外，大聲疾呼不滿意於國際的現狀。

一方面，美國之突然興起，只是本國境內的市場，或伸張勢力到國境以外有關係的未開發市場。所以美國之成爲強國並未擾亂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平衡。

『德國恐怖』到前世紀末而漸次銷滅，這恐怖或者只在世界商業興盛的時期而潛伏不現，並且世界商業的興盛能否永不停止，現在還是可疑的。貨物之有『德國製造』及其他製造的差

別，是否釀成一種國際空氣，因為其中政治的野心，誤會，事變，和外交的錯誤種種，最後遂成爲前次的世界大戰呢？

前次的世界大戰或者爲以久已破壞的國際貿易爲中心的根本鬭爭，或者爲世界貿易的青年派與老年派的戰爭。

這些問題發生於「德國恐怖」逐漸消退的前世紀末期，然則「日本恐怖」或者可「自行澄清」，「自然消失」的。但是，除非世界貿易有了新發展，世界繁榮足以建立新的工業國家，比大戰以前和現在有更寬裕的地位容納新興的工業國，否則恐怖的原因未除，恐怖是不會消失的。

(三) 日本的秘訣 德國之所以成功是不難明白的。德國和英國地理上極爲接近，雖德國人政治經濟的活動不及英國，但人種是同出一源的。

日本與德兩樣，居然也成功了，似乎很新奇，很難了解。日本的國土與歐洲相離很遠，情形很爲隔膜。世界上不是歐洲人種居然在工業上能夠獨創成功的，日本人實爲第一次。從封建主義直接成爲近代工業化的國家的亦僅有日本一國。歐洲觀察家對於日本的社會和經濟同對於日本的

政治一樣不易了解。日本成功的地方首先在迅速得到各種貨物大量生產的方法，現在她的生產品已經超過她的出口量了。其次，在能夠一方面發展近代大工業同時又發展家庭小工業。兩者並進，這種方法以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的。日本建立這兩種不同式樣的工業於獲利上雖不免有多少衝突，但兩種工業的生產設備已大為改良了。

又其次，日本有適宜於做工的廣大人口，勞力的供給極為便宜，而且依照日本的習俗，日本人的文化極為簡樸，所以日本的工人保有一種生活標準，大體來說，為其他工業國家的工人所不能及的。日本的勞動預備軍是無限量的，將來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賤價勞力是可以不絕供給的。

又其次日本的成功在能夠轉變財政的困難成為發財的機會，即她的『統制』『膨脹』最少可以暫時激進她的出口貿易。日本政府用種種方法激進工業和出口貿易，比較他國政府更為用心。

大多數的日本國民在愛國大義驅策之下，都一致以擁護國家發展工業，推廣出口貿易為職志，因此他們能夠對於低級小工業的種種不利地方，以互相合作的方法補救他的缺憾，提高他的

水準。

最後，日本的成功，在能夠利用原料缺乏這個事實使成爲出口貿易的推動力；現在她將以繼續增加海外原料的購買爲保護她的出口貿易的政策。日本不啻從新發現地球，她遣派出口貿易的先鋒，前往遠離的國家，極力設法增加她的出口貨品的僱客。

日本的發展似乎是一種偉大創作計劃的效果，日本的確是採取『計劃經濟』多過採取『完全放任』制度的。許多困難矛盾相銷相除了，所以一切似乎都很和諧。

日本的進步似乎由於別的國家在貿易上的刺激。但實際上是因爲國小民貧，憂深慮危，一種本能的發動，他們的目的最低限度要維持日見增加的人口目前生活標準，若能夠提高生活標準使與生產力的增加相應，和羣衆變化的水平相應，那當然是更好了。

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加使歐洲震驚，以爲歐洲的貿易已經困難，臥榻之側難許他人鼾睡，此種對日本出口貿易的抵抗日漸加強，同時亦使日本發生恐怖心理。日本自最低級的工人以至高級之大商場經理人，自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以至極端主義之軍人，無一不要求海外市場的發展，日本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

已經感覺到非發展海外市場便不能生存了。

第二章 日本的兩種生產方法

(一) 鋼鐵椅和神龕 在東京許多大商店裏(他們的組織和管理是採取美國現代標準的)的傢具部份,一方面可以買到現代式的鋼鐵安樂椅,書檯,衣服和一切西洋人通常使用的傢具,一方面亦可以買到日本的家庭神龕(和茶櫃一樣的小型神龕,彫刻油漆甚為精美,)價格從六圓以至六十圓,用來供奉日本最重要的太陽女神或家族祖先的。

那裏也可以買到火光融融的木炭小火盆,平常用來燒水泡茶,冬天則家人圍着取暖。也可以買到精緻的大竹槓(裝日本衣服用的,)草蓆(日本人家中用來席地而坐的,)矮小有抽屜的桌子,這些都是佈置一所日本式的家庭所不可缺乏的。

這種商店臥具部份的情形也一樣,一方面陳列精緻講究的現代式的紅木鋼絲床,上面放着枕頭及其他西洋的設備;一方面又陳列着日本式的臥具,地蓆上放着大被褥,一身寬闊的和服,預備冬天穿着的;此外還有男人用的硬圓枕,女人用的硬小橈(日本女人必須枕着這種小橈,才不

至將頭上講究的高髻壓壞。)

在衣服部份，你可以買到西式的男女和兒童頂時髦的衣着，所有西洋人使用的服裝用具，無不具備。但同時你也可以買到裁製日本女服用的質料，種種式式，任人選擇。還有裁製日本衣巾的各種材料，這種衣巾在日本服裝上極爲重要，有時比衣服更費錢，所用的質料有絲，有羊毛，有棉，不一而足。總之在日本的大商店裏不論是那一部份，你都可以一方面買到新式的西洋貨品，一方面買到日本的舊式貨品。

(二)日本製品 這些新式貨品，都是日本製造的，無不價廉物美，比較西洋任何地方都便宜。大部份的消費者爲日本人，外國人是很少的。

現在西洋所用的東西很少是日本所不能製造的了，日本人最少已經開始使用西洋所生產的各種東西，但這種東西的使用還是限於城市裏的少數人。日本所生產的現代工業品，已經年年增多，這並不是說日本原來的特產已經逐漸減少。反言之每年有許多用日本舊方法生產的東西，現在已經改用現代的方法生產，式樣和質地都改良了。所以事實上現代的工業理想或生產方法

已經將日本的舊俗保存起來。這種發展是具有經濟推動力的羣衆生產力和購買力可以盡量的增加，惟生活標準則不許增加的。因此，西洋的膠鞋或皮鞋已經生產了，但羣衆仍然穿廉價的拖鞋，並且改用膠底，好耐用些。自來水筆已經生產了，但附加一條帶子裝上毛筆和墨水，使用的人既可寫洋文同時又可以寫日文。此種例子不勝枚舉。

在日本許多地方，舊式的和新式的，保守的和進步的，同時形成『兩重』的生活，本章想討論的是這種『兩重』生活，對於生產的形式和品質的影響怎樣。

日本是既貧復新的國家，但現在她所生產的商品，品類之複雜，是沒有其他工業國所能企及的。她不僅生產戰艦，飛機，汽車，並且仍然生產舊式的道地日本貨。這一點對於研究日本現在和未來的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極關重要，但往往爲人忽視。這種工業上的兩重性對於日本增加出口貿易是有利亦有不利的。

因此現代日本的發明才能，工作精神，以至於資本及未開發的市場，都是爲着滿足兩種特殊需要的，這種特殊的需要：（一）是西洋貨，（二）是舊的日本貨。西洋的工業競爭者經驗既富，資

本又厚，卻沒有這種複雜的情形。我們更可以說，純粹爲日本國內市場而生產的貨品，並不完全是產於代表舊日本的雇用手作工人的小工場。反之現代式的日本工廠也以生產這種貨品爲重要任務之一。日本因爲有這「兩重」的需要，所以西洋貨在日本製造的早已失去原來的特殊式樣和特殊品質了，因此外人對於現代日本工業發展的能力估量往往過低。

日本工業化的「兩重」性質是有相當好處的。因爲要適應兩種要求，現代的生產法和新的機械技術很迅速的便在日本發展起來。若果日本完全因爲對外貿易的發展，或因爲原有的舊貨品被西洋貨品替代了，然後發展工業，則日本工業的發展必然很遲緩（因爲西洋貨品價值往往較昂）。日本和西洋在生活及工作方式上既根本不相同，且保守性極重，則西洋的生產方法亦不容易介紹於日本。

許多場廠，因爲製造特殊的日本貨，將組織和技術改良，於是成爲西洋出口貨的製造所。大阪有一家製造日本拖鞋的現代工廠，以前這種日本式特殊造鞋業是遍布全國的，現在完全給這一家工廠替代了。日本人採用西洋的織子之後，這一家工廠不祇能夠製造織子，並且可以運輸出口

了。現在許多舊日本的生產品已經由新日本的工廠生產了。但是大部份的出口貨卻是帶有現代化的舊日本工場製造的。這便是近年來日本小工場迅速發達，貨品種類迅速增加的現象。

日本工業上的『兩重性』利實多於弊，因為有這種『兩重性』關係，所以她的出口貨式樣既然豐富，品質亦見改良。同時，她的生產力量又不能不要適應他的市場需要。

(三)日本貨的前途 日本貨素來是品質優良的。三百年前，葡萄牙人最先與日本貿易，購買日本的鐵釘，鐵板（造船用的），刀劍，戈矛，盜器，漆器。現在或過去日本手藝工人所製造的貨物，不論貴賤，無不可靠。毛筆，衣筐，杯子，木梳，剪刀，玩具，一切家庭物品都是既切實用，又很美觀，許多地方不是其他的國家貨物所能比較的。現代的日本貨更加改良，更爲優美，工業的存在愈久，出品也愈見優良。

但是，日本手工業的特殊產品和日本現代工業的精品，這兩種貨物的出口是極爲有限的，而世界對於日本貨品質優劣的判斷，是將手工業者或小規模的製造者粗製濫造的大宗產品，和日本現代工業所製造的廉價貨物做標準的。說到廉價往往是品評。現在，大體上說，似乎日本

貨的品質都是不好的，因此將來日本貨的競爭力量，也似乎可以不必十分重視了。

從前世界上對於某一個國家的工業前途已經有過錯誤的判斷。前世紀末，『德國製造』的貨品曾經被世界嘲笑過，認為是品質低賤的東西。時間久了，這『德國製造』的商標在當初是攻擊劣貨的符號，後來都變為特好貨品的廣告。『日本製造』這符號，也不難成為發財的捷徑。現在日本一切的生產都能夠證明她的工業能力豐富，她所需要的是國內外市場，有了市場她的生產自然更加迅速的進步。

(四)廉價出口貨 日本貨中出口貨的品質沒有東京百貨商店所出買的那樣好，也沒有中上階級所使用的那樣好，舊式家庭工業的出產和新式大工廠的出產都是一樣的情形。不只出口貨的品質較劣，即審美的標準也往往極低，一國的人民對於本國生產的貨物已具有很高的審美能力，居然計劃出這樣的出口貨來，似乎是不可信的。

討論日本貨的品質太多了，以下我們討論日本貨的價格。日本的主要目的在把各種貨品供給世界的小購買者，故以廉價為主，價格既非常克己，則小購買者不僅在實用上有好處，心理上

覺得異常得意。

小購買者得到貨品之後，可以說：「我居然也和比我有錢的人一樣，買得到這種東西了。」這種觀念從日本工人之急於求得雇主可以看出，因世界經濟恐慌以至到處購買力減低，則認識更爲清楚。

從下列一九三三年日本官方的出口統計來看，這個觀念極爲明白。自然這種數字代表許多貨物的品質，但這種概括的印象還比簡單的舉例爲好。

一九三三年日本出口貨平均批發價格（以英鎊計）

一方碼漂白襯衫料 二扁士半

一方碼印花斜紋布 二又四分三扁士

一打絲汗巾 二先令四扁士

一枝電燈 半扁士

一打鉛筆 一扁士弱

出口的腳踏車，價格從七先令六扁士（定造一萬架）至三十八先令，價廉而物美，價昂的則品質更好。

上表僅爲舉例，不能列舉，廉價的貨品日有增加。完全日本製造的廉價汽車現在已出現於世界市場，昂貴的汽車日本亦已經從事製造。現代的工業產品，日本幾乎無有不能製造的，最少已經在計劃製造之中了。

（五）怎樣競爭 歐洲各國的出口貨，日本不是件件都有。價格又時起時跌，極不一定，須看出口商和購買者的情形而定。所以日本出口貨要和其他國家的出口貨做一個總比較是不可能的。但據近年的事實來看，日本貨不單是特別適宜於小購買者，就可以比較的地方來說也確比別的國家的貨物便宜。試隨意舉例說明這一點。

一九三四年倫敦經濟聯盟所組織的展覽會，其中所陳列的分組日本貨，每組貨物從織物瓷器以至電器及玩具——新舊日本的貨品皆備——在英國市場中賣價約爲三鎊十四先令五扁士。在英國這些貨品的成本非十二鎊或十四鎊不可，即約貴四倍左右。日本襯衫在蘭開夏零售每

打一鎊一先令，若在蘭開夏製造成本至少一鎊十二先令，即約貴百分之五十，裝包費運費保險費批發利潤尚不計算在內。日本出口商在英倫售賣海灘樹膠球每十二打取價一鎊一先令至兩鎊八先令，若在英倫製造非兩三倍的價錢不可。東京出售的工程師用具每箱零售價格爲八圓半，即十先令三扁士，在倫敦同樣的東西要費上三四堅尼。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日本貨比較英國貨或其他西洋貨價錢會特別便宜的。

東京和倫敦均有一種輕便留聲機器出產，式樣是相同的，質料也許東京出產的較爲好些。在東京零售價格要一樣的折扣，製造家的利潤要一樣大。工作和實在工資的狀況，日本的平均標準和英倫也相差不遠。但這種留聲機在東京賣價是三十五圓（兩鎊二先令），在倫敦則非四鎊不可。又一種較爲高貴的留聲機在日本和美國同樣的製造，在東京的賣價爲七十五圓（美元二十三元半），在美國則爲美金五十元。

第三章 訪問日本工人

(一)家製棉布 在一小工業市鎮內，稻田與桑林間有小木屋一所，屋中有用電發動的普通闊面織機六架，這小規模的家庭工業，所有的職工，主人之外，便是他的太太和鄰家的小童，都忙碌得很。

早晨六時開始工作，每日休息三次，兩次十五分鐘，一次三十分鐘。下午六時半才停止工作。女人造飯，男人便寫信。

工場和居住的地方並無分別，空餘的地板舖上草蓆便是臥室，那裏有矮桌子，有枕頭，有小鐵鍋放在爐子上，此外便是廚房。

舊織布機每具價值九十圓（五鎊八先令），村中街市隨處可以購買，猶如腳踏車可以隨處購買一樣。主人借債三百圓（十八鎊）購買布機，債主是一個商人，或一個工廠主人，他從債主那裏買棉紗，又把織好的布賣給他。因為舊機便宜，所以和現代大規模的廠家不同，沒有財政上的重

大負擔。

主人和他的太太每月入息約爲一百一十圓（六鎊十二先令）電力用水力發生的，故所費極廉，每日約爲五分，每月即約爲十五圓（十八先令）。鄰家小童每年工錢四十圓（兩鎊八先令）每日還不足一個半扁士，徵稅則每年不至超過六圓（七先令兩扁士）。

這一家庭工業平均每日織布三百碼，多爲出口商人的定貨，所以這一家的主人比鄰家專做和服衣料供給國內銷費的好得多，他的鄰人用十架狹面的舊織機，每架買價五十圓（三鎊）也借三百圓上下的債，他和他的太太及兄弟從早上六點起做工，做到晚間七點，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每月收入五十圓至七十圓（三鎊至四鎊四先令）不等。

（二）鉛筆製造業 東京路旁一家小木屋，一扇有格子的門，也便是這屋子的窗口。裏面一男一女和一女郎坐在地蓆上，縛束鉛筆，加上簽條，這些鉛筆是從附近的工廠取回來的，每十二枝做一小束，頂上貼上小畫片，他們的工作是敏捷而呆板的。

工作從清早以至深夜，小孩子從學校回來，母親說應該幫幫大人的忙，也做綑縛鉛筆的工作。

每一個小孩每日做工八小時可以得工錢一角五分（二扁士半）全家五口平均每月得錢五十至六十圓（三鎊至三鎊又十二先令）

工廠附近有四十家人家做同樣的工作。在他們沒有得到這些鉛筆之前，日本北部富於木材和筆鉛的北海道還有許多人家在相類的情形之下，製造還沒完成的鉛筆，製好之後，一大細一大細的送到東京的工廠去。

這工廠祇是一個大手工場，薄薄的木板做牆，有些臨時工場的樣子，機器十分簡陋。男女青年工人四十人，每月工資十五圓至三十圓（十八先令至一鎊十六先令）這裏製造鉛筆的工作是加以油漆和繪畫。但是，從購買原料以至鉛筆製造完畢後的推銷工作，都歸這工廠計劃，約莫一百家上下的小家庭工業要依靠這工廠的，

這工廠每年製造鉛筆六十萬囉（每囉十二打）共八千六百萬枝。最便宜的每打批發價格從三分至三分二厘（不足一扁士）筆頭裝有樹膠的每打價格六分六厘。品質最好的每打二角五分（三扁士半）這工廠雇用一百家人家四十個工人，鉛筆銷行四十國。

這個綑縛鉛筆和上述織造棉布兩種家庭工業爲日本第一類工場的代表，這種製造出口貨和供給國內市場貨物的小工場滿布日本國內。小家庭工業，小規模的工業和商業，聯絡起來造成一個大的生產和運銷的組織。

(三) 腳踏車工廠 在東京一處路旁，有許多簡陋的小工場，是木板和縐紋紙蓋造的。那裏有大小工人三百人，有小鑄爐，有新式的刨削和油漆的工具，有電鍍池，還有其他工具，這是製造腳踏車的工場。

這工場所製造的腳踏車在日本是最好的。從粗燥的原料製成腳踏車的雛形都在這工廠裏，但車輪和其中少數部份是從外面的手工店或現代的工廠買來的。三百個工人中，二百個是學徒，一百個是正式工人。他們都誠實聰明，專心工作。工作時間自上午七時至下午五時，中午休息一小時，公共休假之外（有些新年放假五日），每月休息兩日。現在因爲出口貿易甚旺，每日從下午六時至九時半多做三時半的額外工作。

學徒每月工錢平均爲三十五圓（兩鎊二先令）。正式工人每月支伙食錢十二先令，每日三

日本工

餐，有清潔的睡

童工佔兩層，

有家屬

令，其中扣山

日工作十小時

得領賻金六生

金十八鎊。生

工廠主

沒有工會，他

工頭的產生

工人從各部

則戴黃色或

口笛一響，工場會議的議員二十人便齊集於工場面前的院子裏。年長的發令，向他們的主人
和主人的客人三鞠躬爲禮。最有効率的工人掛着銅質或銀質的獎章，工廠前面的公事房裏還有
工人的工作紀錄和像片。每月製成工作報告表，詳記每一個工人的經驗，責任心，注意力，態度，常識
等項，他們工資的多寡是多少靠着這種紀錄爲標準的。（不可不注意這個主人還沒到過外國。）
製造完畢的腳踏車，（每日約造二百輛）批發價格爲每輛三十圓（一鎊十六先令）這價
格比較日本大批製造的最廉價的腳踏車約貴三倍，但質料則確實良好。

這種工廠的出品大部份供給國內市場，但出口貿易亦確不少，所以廠裡印備精緻的英文目
錄。這是日本第二類製造出口貨的工場，是用現代的機械做高級的手工業設備，大部工作仍靠手
工的。工場的組織和管理仍然應用手工業習慣的特別方法的。

（四）工業家的先鋒 一九零九年一架英國製造的煤汽機，齒輪聯動機突然壞了，在日本，當
時沒有人能夠製一副新的齒輪聯動機。需要又十分迫切。不料有一個工人居然用他簡單的工具，
仿製這複雜的機器，（是英倫最新式最精密的機器製造出來的，）居然成功了。

這個工人現還健在，朝夕在齒輪聯動機製造廠中工作，這是日本最大的齒輪聯動機製造廠，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他穿一套藍色的工人套衫，滿手油漬，他有三個兄弟和他一道工作，雇用二百六十個工人，全廠的價值爲三百萬圓。

這位首領和他的兄弟三人，在廠裏所支的薪金並不超過其他工人每日五圓三角（六先令六扁士）的最高薪額。工程師的薪額則剛到每日三圓五角的平均額。紅利是再投入工廠裏了。主沒有一個偷閒，不飲酒，不吸煙，不賭錢，既愉快又熱誠。一筆特別費之下，他自己規定每月可以動支二百圓以下的款項，但除了爲兒子教育費，他輕易不動支這一筆款。他說他對於這工廠並不當做是自己的財產，是當做一個自己受命來管理的信託公司。他說他對於錢沒有興趣，甚至於引不起他的注意。他真正的興趣是能夠製造精良的齒輪。在他的眼光裏，許多其他日本工業家，耗費多，生活好，但工作卻很少。他和他們比較起來是很足以自豪的。他曾經跟他的父親做過很苦的學徒，所以他在工廠裏保存族長制度的原則，不過工資是增高了。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月休息兩日。

這個人真是技術天才，世界上無論那一種齒輪他無有不能夠仿製的。齒輪是機械工業中最

重要的東西，現代的軍備，造船，及其他許多工業都少不得這東西的。

這一位天才自己靠對數表和機械學教科書研究學問，不論日本的工程師或西洋的工程師如果發生複雜的技術問題，去請教他，他一定可以作更好的解釋。

日本許多機械工業的進步都是得力於這一個小工廠的，這個小工廠的特長便是各種各式的齒輪無一不可以依照圖樣製造出來。依照英國有權威的專家意見，這個小工廠對於日本工業的前途實有重大的意義。

廠裏有一架德國機器價值三十六萬圓，因為機器很高裝置的房子也高到六十尺，這是一部最好的機器，全世界祇得八架。這機器不用人力幫助，監督的人也很少。現在這機器是用來碾磨巨船大輪的齒牙的。製造這種大齒輪的價格是一千圓。時間要三日三夜不斷的工作，這樣機器每年可以得回所費資本百分之三十，工作時間還不及一個工人的全工作時間。全廠的工作費用，據說出賣廢料已經可以抵銷。

廠主時常接到製造新機器或修理舊機器的特殊定單，雖然極複雜的機械仍然不能不取給

於英國或其他國家，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他已經是可以和人家競爭了。經常他所接到有關軍備和出口貿易的大批定單，已經使他的機器要盡量的生產，他的工廠範圍要不斷的擴充了。

(五)大紗廠 大的建築繞着圍牆，裏面有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的工場。有設備良好的女工宿舍。有開朗的空地，花園，遊憩場。裏面有自備的發電廠，有紡織機及其他附屬機器，有住宅，有酒吧，有游泳池，有學校，有戲院，有醫院，有商店。這是一所自給自足的，和外面包圍着的大城鎮阻隔一道牆垣的小市鎮。這便是日本在世界市場已獲勝利之二百五十間大紗廠中，其中一間的景象。

考察這種工廠比較參觀其他日本工業製造廠更爲困難，（重工業，化學工業，人造絲，機械工業等工廠是不許參觀的。）各工廠的技術既不相同，而且因爲合理化之故，有些工廠簡直看不出甚麼道理來。參觀的人祇看見機器上標着『Platt Bros., Ltd., Oldham, 1907』的字樣。這些機器仍然很有效率的做着工，工廠仍然靠着這些舊機器賺大錢，所以無人想到更換這些機器。參觀的又在別家工廠看見機器上標着『豐田紡織機——日本製造』的字樣，時期卻是最近的。許多其他工廠同樣的有新舊兩種機器——日本機器和英國機器同在一個廠裏動作。但機器不論

新舊根據經驗時常可以節省勞力，使速度加快，生產加大。若果在一個工廠裏看見工作的人很少，門外漢以為這便是完全合理化的生產，但他們的總工程師卻說，根據最近的經驗，來年還可以再減勞力，而生產還要更大。

一個女工管理四百至八百紡錘是極平常的事，工會也不會禁止她盡她的能力去管理紡錘，論件計值制度到處通行，更使得工人盡力去做工。這些女工的動作使參觀的人感受極深的印象，這是在西洋所不能看見的。她們用機器工作也髣髴和蘭開夏、美國、德國、俄國的工人不同的。這些女工往來於工場和機器之間，專心致志，絕無旁騖，真是日本婦女的天性。

據說，一個女工在工廠裏，兩年後至兩年半是效率最高的時期，自此以後效率便逐漸減少，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還沒知道。因為這種特殊關係，許多女工是工廠裏祇做二十五個月至三十個月的工，此後便回到鄉間的家裏。

這些工廠的女工全係二十歲至三十歲，但年輕的効率較高。聽候工作的為數極多，招收女工的代理人滿布全國，他們常和地方當局合作去招收工人。人造絲工廠和紡紗廠現正很劇烈的競

募新工，所以工資不能不以最高率支給。現在每日最低工資爲四角（五個半扁士），但平均工資是九角一分（一先令半扁士），其中須扣出一角五分（兩扁士）做膳費。在這種工資之下，工廠不怕沒有人競爭，並且也無須和以前一樣要同工女的父母訂約，有時工女從鄉村到工廠的車費（國家鐵路照例減半）還是她們自己付給。以前雇主方面須預支女工的工資給她們家庭的，現在名譽較佳的工廠也無須多此一舉了。現在也無須特別鼓勵農民自然而然的會把他們的女兒送到工廠裏面去了。

許多紗廠分日夜兩班工作，每班八小時半，每日十七小時機器轉動不息。這又是日本現代生產的一個祕訣。

（六）工廠裏的生活 一所最新式最大規模的日本製絲工廠，建築於首都外面一個花園裏。在這所木屋的大廳裏面幾百個年少女工站在新式的機器前面（這機器曾經不斷的在廠裏自己加以改良。）女工身材並不大，也不是人人健康。她們穿短裙子（監工穿不同顏色的裙子）和白襪子。他們個個聚精會神跟着機器的速度轉動。根據歐洲的標準這些女工很少到二十歲的，最

年少的不過十五歲。

她們是農民的女兒，許多從日本最窮苦的地方來。她們的父母和工廠主人訂一年的合約——法律不許訂一年以上的約——約滿再訂一年又一年，通常經過三年或五年。

她們工作時間從上午五時至下午五時，中間兩小時休息，平均工錢每日七角（十又四分之一扁土），一部份給她們自己裝在口袋裏。她們免費住在工廠的宿舍裏，每人可佔兩疊的位置，她們對於宿舍和身體都保持十分整潔，每日有三餐可口的飯，在合乎衛生的飯廳裏她們一邊飲食，一邊大聲談笑，十分快樂。此外還有浴室，娛樂室，醫院種種設備。黃昏時候她們可以到村裏散步，但八點四十五分宿舍裏的燈光便關閉起來了。

農莊裏從蠶繭抽出來的生絲，這些工女每人每日可以紡十二縞，約莫等於製造普通太太們所穿着的絲襪七十二對的材料。

這種工廠的出品幾乎全是出口的，這便是第三類的日本工廠，棉紗廠全部和其他少數紡織廠都屬於這一類。技術是最新最優的，大量的生產，管理經營純粹合理化科學化。

又在一所棉紗廠裏，六個女工坐在飯廳的長檯上，恰是休息時間，穿着有顏色的和服，一半含笑一半緘默，對於客人的詢問一一致答。

她們的工作日程，日班是上午四時半起床梳洗，五時開始工作，七時半至八時早餐。下午二時午餐，休息到四時。四時至六時讀書授課，六時至八時休息，八時晚餐就寢。

夜班從下午二時至十一時。每星期日放假，有些工女出外，但多數在廠裏遊戲。因為她們多數從很遠的地方到來，在城市裏的朋友親戚是極少的。

她們的工資看她們到廠時間的久暫，工作的種類，和效率的大小而定，每日有四角至一圓五角不等。女工每日須納一角三分為膳宿費，事實上每日每人的膳費已在一角以上，不足的由雇主津貼。因此實在的平均工資每日約為六角七分。每月月底女工可支工資三圓至五圓為身邊零用錢，其餘盡量寄給她們的家庭，幸運的有一部份可以儲蓄起來。否則她們的工資便完全變成家庭的費用——為維持家庭經濟的重要補助費。

工女喜歡工廠生活，因為沒有在農場，蠶室，或管理家務，看護弟妹那樣辛苦。工廠裏既有充足

可口的食物，閒暇的時間也比較在家裏多。工廠裏有遊戲場，休息室，電映，戲院，身邊可以有零用錢，可以有錢貯蓄供給家庭，工廠裏的自由也不比家庭少，（家庭裏婦女地位是無關重要的，）並且還可以進初級學校念書，這個是鄉村裏的農女所無法享受的。

這些工女活潑天真，工廠裏的生活那一種是她們最歡喜的，毫不掩飾的告訴訪問的客人。她們閃着眼睛說她們最喜歡學校。她們每日坐在課室裏兩小時，所授的普通課目有應對和禮貌的習慣，例如如何鞠躬，如何走路，如何跪下奉茶，如何依照日本的習俗擺花。實習的時候，六個人一排，互相對着，低低的依着拍子鞠躬，煞是好看。

無疑這是日本工人中最幸運的女子，把工廠中的生活和困苦的家庭生活比較，她們當然是十分滿意的。

（七）純粹的現代工廠 在一處現代工業的地方，有一所石造的三層大工廠。裏面有好幾百工人對着機器作工，大多數是二十歲以上的女工，技術也多數熟練。

這工廠是製造一種上等日本自來水筆的，從半生的原料以至完完全全一枝精緻的筆都從

這廠裏工作。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月放假四天，食住完全在自己的家裏。最低工資每月三十五圓（兩鎊二先令），最高一百四十圓（八鎊八先令），平均在四鎊四先令與四鎊十六先令之間。工人均係加入工會的會員。

工資每月發放一次。族長時代的習慣，現時日本各工廠依然保存着，這工廠亦不能例外。譬如工人解雇須給解雇費即其一端。解雇費看到廠時間的長短而定，到廠兩年的約等於四十五日的工資，五年的等於一百六十日的工資，二十年以上的五百十五日工資。這個工廠的經理相信根據社會制度管理工廠如同他自己的工廠一樣，可以使日本的工業保持競爭的力量，他能夠應付自己工廠的發展，以爲也可以應付其他的工廠。

這工廠每月製造三十萬枝金筆尖的自來水筆。另售每枝從二圓到八十圓。有些是簡單一枝筆，有些卻是黃金做的嵌上精細的漆工，是一種日本式的設計，是一種日本外交家用來簽訂國際條約的名貴自來水筆。

這工廠的生產也是一部份運輸出口的。這種生產名貴東西的現代式日本工業和西洋的已經相差不遠。

第四章 日本工業的組織

(一)組織的主要方式 標着『日本製造』的出口貨，生產的組織是種種不一的；有些是小家庭工業或中等手工業的產品，是屬於家庭工業一類的；有些是高等手工業的產品，可以代表中等工業的一大部份；有些是以日本半封建的特殊社會組織為基礎的大工廠的產品；又有些是做效西洋的工廠的產品。這些種種不同的生產組織便是日本的生產和出口貿易的基礎。

各種生產組織的關係，想詳細敘述是不可能的。日本工業的普通分析祇能把各種組合的大基礎做根據，這種根據是和前文的分類大略相應的，前文的分類着重於他們的技術和社會的組織，至於雇用工人數目的多少是無大關係的。因此以下的分析，半封建式和西洋式的大工廠是很難辨別的。

雇用五人以下的小組合，在日本的工廠統計中是不列入的，但這些小工場對於日本全部的工業生產仍佔重要的地位。據東京商會的調查，一九三一年這些小工場所生產的棉織品佔全國

生產的百分之一八·八；羊毛織品爲百分之二八·八；絲織品爲百分之五五·一；襪類爲百分之二七·四；帽類爲百分之二九·一；鉛筆爲百分之九一·五；瓷器爲百分之六〇·八；腳踏車爲百分之六五·五。一九三一年以後上述的百分數也許稍爲減低，但必定不會十分利害，因爲這些家庭小工業的生產（包括製造玩具、木器、筐籃、帶刷、裁縫和其他大工作中的另件製造）對於各種工業已經漸次增加其重要地位之故。這些小工業的生產對於日本工業生產的總價值最低的估計也值百分之十。

一九三二年的戶口調查，註冊工人中百分之十三雇用於五人至九人的小工業組合——這是日本工業統計中最小的單位。此外百分之二十六雇用於十人至四十九人的工場，就組織來說這些工場仍然是小工業。所以統計起來，小工業所雇用的工人約佔全日本工業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九。雇用五十人至五百人的工廠可說是中等規模的工業，所吸收的工人約爲全日本工業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六。因此雇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廠，所佔全日本工業工人的數目祇是百分之二十五而已。

就日本每年生產價值的總額約略加以估計，前述四類工業生產的關係大概如下：

最小工業最少佔

百分之十

小工業最少佔

百分之二十九

中等工業最少佔

百分之三十五

大工業最少佔

百分之二十六

換句話說，日本的生產總額有一半是雇用七十五個工人以下的工場生產的，其他一半是雇用七十五個工人以上的工廠生產的。這便是說，日本實實在在還是一個小工業的國家。

這種事實是研究日本出口貿易所不能忽略的，猶之乎日本全部工業的發展受到半封建性的家族制度之不斷影響，一樣的要加以特殊注意。研究日本工業的組織，還可以看出一個重要點，便是日本已經不祇是一個紡織的工業國了。

二十五年前的統計，紡織工業的生產已經佔全日本生產的半額；一九一四年變為百分之四十五，至一九三二年則祇得百分之三十七。並不是紡織工業的進步，卻是其他工業的進步太快了。

現在紡織工業仍然佔首位，金屬工業和機械工業在歐戰前是無足輕重的，現在已經差不多達全國生產總額百分之二十，化學工業則已達百分之十六。合計這兩種工業說，在日本工業上所佔的地位已經和紡織工業一樣的重要。

但日本始終不能脫離製造消費品的輕工業國地位，至於製造資本貨物的重工業國地位，則因為缺乏原料，是不容易取得的。不過日本仍舊可以靠外國重工業的幫助，不斷的擴張機器，工具和各種金屬貨品的生產。因為有這種生產的幫助，並且因為化學工業的發展，所以前一章所述的各種生產得漸次增加產額。日本各種工業所以並不因為重工業的發展遲緩而受到影響，原因全在這裏。

日本各行工業（人造絲除外）沒有單獨具備大工廠的，也沒有單獨具備小工廠的（竹木器業或者除外），所以各行工業，各種工廠，自最小規模的以至最大規模的，無一不含有一種相輔為用的性質。

雇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廠幾乎全屬紡織工業，但這些工廠的生產額僅佔全紡織工業的百

分之四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九則爲中等工廠所生產，百分之十六爲小工場所生產。以生產極集中的棉織業而論，這種小規模的家庭工業也佔極重要的地位。

機械工業亦祇有百分之三十四從大工廠生產，百分之四十五從中等工廠生產，百分之十七從小工場生產。金屬工業的情形也相差不遠。化學工業則僅有百分之二十一從大工廠生產，百分之六十二從中等工廠生產。

大量生產的廉價出口貨，最近使到世界市場發生不安的，可以叫做『混雜工業』也只有百分之十二從大工廠生產，百分之五十二從中等工廠生產，百分之三十六從小工場生產。

要分別那一類工廠製造出口貨，或工廠的那一部份製造出口貨是不容易的事。出口貨是從種類不一的工廠生產出來是可以斷定的，不過百分率是每年不同，並且隨市場而轉移。

(二)何以小工業能夠存在 在西洋，現代工業方法採用之後，加以現代社會和政治的發達，家庭工業和小工業漸漸消滅。何以日本在急速工業化之下，沒有這種現象？反言之，日本原有的紡織業雖已變爲大規模的現代工業，（紡織工業爲日本現在最大的工業）但每年日本的舊生產

組織仍然生產新產品一九二四年以來，小工業的數目已增加一半。

這種狀況的存在有好幾種原因，第一個原因便是農村的長期衰落，和人口處處過剩，不斷的把工資低廉的工人供給小工場，這現象以下還要詳加討論。

其次，便是日本的工廠法使得小工業的發展比中等工業和大工業更加容易，因為規定工作時間的重要法律，（依法律規定工廠的工作時間，女工和兒童每日十小時，其中一小時休息，）祇適用於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工場。據正式的報告，有統計的工人百分之二十一不受工廠法的保護，而且這一個統計，雇用五人以下的小工場工人還是未包括在內的。又其他規定保護工人利益的法律亦祇適用於雇用五十人以上的工廠。小工場內的工作狀況仍然根據以前族長權威的制度，祇有利於雇主方面的。

又其次，日本全國的普遍電氣化，電力的發動為水力，所以小工業能夠享用廉價的動力，為電氣化以前所沒有的。從動力來說，小工業所佔的便宜和大工業一樣。而且小工業可以在鄉村裝置簡單的機器和馬達以增加生產力量，過去二十年這種簡單機器的使用是極為發達的。小工業的

額外開銷當然也較大工業少運輸和勞力的分配也是小工業佔便宜。所以家庭工業和小工業的生產能夠侵奪各種高級的生產。

家庭工業和小工業所需的資本有些出於合作社，但多數出於有志做製造家或商業家的資本家。這種資本家往往對於小工業發生極大的興趣，自然而然的注意到出口貿易。因此，日本的小工業（最幼稚的家庭工業）遂成爲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一部份，小工場的工人遂成爲一個大工業聯合體的直接雇用工人，所謂小工業者祇是這大聯合體的附屬部份而已。西洋工業發展並不走這樣的方向，因爲西洋現代工業與家庭工業鬭爭的開始，遠在使用廉價的機器和運輸利便及電氣化之前，又遠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即農村經濟沒有現在這樣壞，人口問題也沒有現在這樣嚴重的時代。

(三) 合理化的結果 日本的大工廠想和小工場競爭是不很容易的，小工場的主人祇知圖利，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因爲飢寒所迫，長時間的工作和低工資的報酬是在所不計的。並且額外的耗費和捐稅，小工業也比大工業來得少。

日本工業的合理化（尤其是紡織工業）不止是因爲世界經濟恐慌和希望博取厚利的結果，並且因爲防避國內小工業的競爭，不得不然，這是極顯明的事實。所以日本大工廠的合理化往往比較西洋各國更爲厲害。合理化的意義是用機器替代人力，日本的紗廠便是一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日本六十個控制現代棉織工業的大紗廠，棉布的生產已增加三分之二，但工人的雇用並不增加。反之，雇用的工人已減少百分之十六，即比較一九一九年的水平線還要低下，這便是合理化的結果。

小工場的力量既然有限，因此許多家庭紡織工業不是陷於崩潰便是不得不改營別業。所以日本的棉紡工業在世界地位非常增高之後，受雇工人的減少恐怕比政府的統計還要厲害。據統計的報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雇用五人以上的紗廠，工人的數目從三十五萬八千減至二十六萬，即減少百分之二十七，若果小工場亦計算在內，則減少的數目必然更大。

此外無論那一種工業，因爲和小工場競爭，將大工廠盡量機械化也必然發生同樣的情形。日本棉工業之合理化是和家庭工業及小工業增加生產有極大關係的。國內市場吸收新生產品的

能力有限，於是合理化之後，不得不尋覓海外市場。同時現代棉織工業既把小工廠的棉織業打倒，棉織業的小工場遂不能不改營其他的生產。

這種棉織工業在財政上成功之後，漸漸限制小工廠的生產，使限於一個小範圍裏面。其他行業的發展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⁷ 上述的鉛筆業爲例，廠主人實行高度機械化集中生產之後，現時在家庭中爲他做工的工人，少數可以受雇於他的新工廠，大多數便因此而失去家庭工作，和那些做家庭紡織業的工人一樣的失業。

近年來，合理化並不限於棉工業一門，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結果，迫到日本各部門的工業都實行合理化了。所以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全國工業的生產（出口數額也一樣）雖然已經加倍，但一九三二年底比較八年前受雇的工人卻減少五萬人，這便是一個極好的說明。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生產的指數雖然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但受雇工人的指數祇增加百分之二十七。

我們要估量這種發展的前途，我們必須研究嚴重的日本人口問題。

(四)人口問題 日本雖說是人口稠聚，但日本並沒有大量的失業工人，因為日本相沿的家族制度，凡是同家族的人是有福同享的，一個人失業仍可以受同家族的人扶持。這種制度會有一部份介紹到西洋，當做一種減輕失業的方法來討論過的。

日本對於失業者負精神和物質的責任的是家族並不是國家。在某種限度之內，雇主也負擔這種責任，因為雇主雖不必支給失業保險費，但必須支給『解雇費』。這種習慣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他的作用並不是防止解雇工人，而實在是暫時救濟被機器擠出來的工人。

事實上，一切私人的農場，小工場，零售商店，無不是人口過剩的；祇有大規模的生產組織，以利潤為生產的目的，完全和家族制度絕緣的，纔不至有過剩的員工。日本的人口每年約增加一百萬，這種增加不祇因為生產率增高，也因為死亡率減少。生育節制雖有人提倡，但日本人並不相信，勞工狀況是一時不易改良的。一千萬勞工在勞動市場內最少可以做工十年或十五年，但第二代勞工已經繼續生長，並且健康和教育往往和前一代的比較優良。他們當然要從國內外的政策上設法滿足他們的工作要求。

就農業說，許多荒地已經開墾了，所以農業無法吸收這些勞工。反言之，即改良農業固是當急之務，但結果必會增加農村的失業工人。日本的農民是不希望移殖的，也沒有移殖的機會。因此，日本欲避免一個社會的疾病，必須使他的工業發達，吸收他的新增的一千萬人口（其中五百萬為男子），這些人口都是幾年以後便急需工作的。此外他還須考慮目前正好幾百萬人等候工作，這些是每年因合理化的結果被擠出勞動市場的。

現在，日本已經經過十年二十年的發展了，已經有巨額的資本投資了，已經獲得廣大的國外市場了，但日本全部生產產品所需用的正規工業工人不過二百萬。

若果政府所有的工廠，和公共事業合并計算，總共雇用的工人不過二百五十萬。大批的臨時工人是不包括於工廠統計數字裏面的。若果把家庭工業和小工場的工人除外，可以說現時日本主要財源所特的工業雇用的工人不過二百五十萬而已。

所以就理論言，日本祇為維持現時的工人生計，和吸收自然增加的人口，已經非每年增加五分之一的工業生產不可。並且還要放棄更加合理化，不要使大工業的發展快過小工業的發展。因

爲根據工廠統計，雇用五人至九人的工場每年須有平均二千五百圓的淨生產纔能夠雇用一個工人，雇用二百個工人的工廠則必須賣出價值四千圓的生產，纔能夠雇用一個工人。

日本資本的擴張，或國內市場的擴張，似乎都追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並且，合理化的定律是不容易停止的，所以日本將來的社會鬭爭也許比現在更加厲害。據大阪勞工介紹所報告，一九三五年每日註冊的勞工不下三百人，但能夠爲他們找到職業的不過二十人，女工則八十人中僅有十人得到職業。一九三四年失業工人的數目據正式統計爲三十八萬人。

(五)工資和工作時間 說到日本現在或將來的工資問題，不可不知失業的工人既多，則無論任何數目的工資，亦爲工人所不得不接受，所以日本人工資的低廉是無以復加的。

一九三四年内閣調查局發表下列的統計，係九百五十四家工廠每日平均工資的數目（包括紅利及其他額外獎金。）

縲絲四角三分三厘（六扁士）；製筐四角六分一厘（六扁士半）；紡紗七角五分五厘（十扁士）；絲織七角五分七厘；編織物七角六分八厘；絞線七角六分九厘；鈕扣七角七分三厘；棉織

七角八分五厘；火柴七角八分七厘；麻織九角三分六厘；織襪九角六分；人造絲一圓零四分三厘；羊毛織物一圓零五分；紡麻一圓零分四厘；襯衫製造一圓零六分一厘；肥皂及裝飾用品一圓一角九角三厘；紡羊毛一圓二角四分九厘；染色及漂白一圓三角一分三厘；文具一圓四角九分五厘；製錶一圓六角五分六厘；運動器具一圓七角七分六厘；鑛工一圓八角零六厘；製鞋一圓八角六分七厘；農具一圓九角零四厘；橡皮器具一圓九角九分六厘；琺瑯器具二圓零一厘；腳踏車二圓零七分；音樂器具二圓零七分六厘；士敏土二圓零八分九厘；啤酒釀造二圓一角七分一厘；外科用具二圓四角一分六厘；電氣馬達二圓五角七分一厘；紡紗機器二圓六角四分七厘；軍械及軍艦二圓六角六分六厘；電報二圓七角六分七厘；馬達及蒸汽機三圓一角一分；汽車及電車四圓一角六分四厘；

（五先令）

以上的數字包括現金紅利在內，但『間接勞動費』則並不包括。這種工人食宿免費，住在廠內的，則連運動娛樂和教育也不收費。據當局的研究，這種日本全國工業的平均工資，比較總工資法最低的約少百分之十，最高的亦不至超過百分之五。（這自然是織造工業的最高工資。）

但尚有一事不可不知，即失業工人和年老工人在日本是沒有保險制度的。上表的工資，是以每日工作十小時計算的。東京出版的遠東社會情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有論及工作時間的文章如下：

大織造廠的工作時間，據工廠法規定爲十一小時，其中一小時休息。若小工廠或具手工業性質和家庭工業性質的工場，不受工廠法的限制，工作時間往往增到十五六小時。這類工場的休息時間，則常爲每月兩日……許多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工廠，工作時間普通是十小時，有時因生意好，則增加二三小時的額外工作亦很平常。手工業和家庭工業不受工廠法的限制，工作時間較長，常在十二小時以上，並且沒有休息時間的規定。

一九三二年的工廠統計，包括一切雇用五人以上的場廠的工資數字。據日本銀行發表，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四年秋，工資指數減低百分之八。總工資法增高百分之一又小數七，但這個時期之末受雇工人祇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所以一九三二年的工資數字可視爲一種折衷數字，現時日本各行工業是照這些數字支付工資的。一九三二年的每小時平均工資如下：

紡棉九分（一先令三扁士）紡絲八分（一先令二扁士）棉織七分；絲棉合織六分；毛織一角；織人造絲六分；編織物一角；染色一角三分；製瓷一角二分；玻璃製造一角六分；琺瑯鐵器製造一角八分。

日本銀行最後公佈的工資數字，係一九三四年十月許多工業工人的每日平均工資。這個數字男工一圓三角四分，女工六角八分。以下美國輪船公司聯合會於一九三四年所公佈的工資表，雖則是講「有能力的海員」與工業工人無關，但亦可供比較。該表以美元為標準。荷蘭輪船工人最高工資每月五十六元零六分，美國五十二元，英國四十元零八分，德國三十九元二角一分，法國三十七元二角九分，挪威三十六元五角七分，希臘二十三元六角四分，日本最低，祇十一元六角八分。

我們所以引這些數字不過當為既成生產產品總生產費的一部份因素，若果把他和其他各國生活標準不同的工人工資比較是很錯誤的。下一章將討論這種工資對於日本工人的真正意義如何，並比較日本工業和西洋工人的購買力。不過這些工資雖然是總生產的一部份，若果把上面的工資表和西洋作比較的時候，還須加以修正，因為日本工人的生產效能——即每小時或每日

的工作價值——還須加以估計的。

(六)日本工人的生產力 英國統計學家高林格克氏 (Colin Clark) 比較日本工人與英國工人的平均生產效能之後，得下列的結論：

日本工人以現在的工作周而論，已經達到英國工人生產效能的百分之九十，若果兩國的工作周同一長短，則日本工人的生產效能不及英國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六。日本工人每年生產效能值英國水平百分之九十。而每年所得的工資則僅值英國工人工資百分之三十八。

這種統計在製造的時候（英國一九三〇年，日本一九三二年）是不會不確的。但增加合理化的結果，可以使兩國工人的平均生產效能趨於平等，不過日本工人所受較長工作時間的苦痛，是依然繼續的。若果比較所用的標準是工作時而不是工作日，一個平均數字是不能表示日本棉工業或其他工業的工人生產效能，已經大過英國工人的。

這種發展繼續不已，不僅合理化的工業日見增加，也使日本工人對於新工作增加經驗。日本工人素以技巧見稱，前面曾經敘述過，日本的技術學校和普通學校又甚發達，工人熱心學問，勤勉

固執，又加以原有的工業組織和習慣，所以工人的才能能夠盡量發展。亞洲人種工業落後的口頭禪，在日本已經爲事實所打破了。

我們不妨假定日本加入世界工業競爭之後，日本工人的生產效能，若以每周的工資計算，不以每小時的工資計算，則日本和西洋各國的工人是相差不遠了。

(七)資本和勞動 在小工業和家庭工業裏，資本和勞動並無真正的差別。小工場的場主事實上是大工廠的僱傭，所以一方面是勞動的工人同時也是資本家。他既是一家的家主，也便是工場的主人，家庭裏舊日封建時代的族長態度現在依然未衰。這種工場主人和經濟上信用較大的廠主（一方是供給者，一方是需要者）是沒有階級上的差別的。這種差別在西洋各國也是一樣，分開小生產者和大生產者（即依賴者和統治的投資家）兩類。

我們要知道，日本工業之保存半封建的家族制度，或者若干部份之現代化，固然有利於工人，同時也有利於雇主。學校、報紙，和政府對於這種舊制度盡力贊揚。一方左翼運動在日本視爲非愛國的運動，發展極不容易。工會初時趨向褊激會得些少成功，但現在也無足輕重了。工會運動在日

本尙屬幼稚，觀最近日本工會會議要求『製訂工會法，正式承認自由集會，』即可想見。不過該會議同時卻有『自由』宣稱『日本非常惡劣的勞工狀況，與歐美各國比較，遂成爲日本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理由。』

日本已經組織的工會爲數頗多，但工會會員總數不到五十萬，這些組織常做愛國團體的活動，用和平手段和雇主合作的意識極爲濃厚，故這種組織對於工業的生產並無妨害。罷工也有時發生（一九三三年勞資糾紛共一千八百八十次，工作日的損失爲三十八萬日），但失業羣衆時常準備補充罷工工人的位置，所以許多次的罷工一開端卽感失望。有時具有最高仲裁力量的政府認爲罷工是社會不安的象徵，有意左袒工人，則罷工工人或者會有多少希望。

西洋各國的大工業鬭爭日本還沒有經驗，因爲日本的工業組織和西洋是不同的。日本的農業勞動狀況比工業壞得多，日本政府都是封建的守舊的，日本的家族舊習又仍然很強，因爲這些事實，所以日本的工業能夠避免社會責任的浪費，和西洋不相同。

腳踏車工廠規則，爲着描寫日本工業的精神，可以看看上述的腳踏車工廠所公布的規約：

一心團歌（X Y Z 腳踏車工廠）

世界的狂潮，不問勢力如何偉大；

一心團自己突然興起，堅強好比盤石；

同舟共濟，臂膀硬如鐵。

*

*

*

*

*

以正義的力和武士的心，鋤強扶弱；

親如手足，赴湯蹈火亦不辭；

一心團驕傲於世界，便在這地方。

*

*

*

*

*

高視闊步往前進，

求我們理想的實現，

熱情奔放蓬蓬勃勃，

第四章 日本工業的組織

一心團永遠閃着光輝。

以下是『X Y Z 廠的總計劃』

我們以爲要促進國家工業化，必須把兄弟的情誼組織工人羣衆，去發展社會的投資。

我們以爲要促進消費者的利益，首須對於腳踏車的生產和分配要建立合理化的制度。

我們必須完全保護我們這個廠裡的男女工人的利益，使他們享受良好的生活。

我們以爲要促進我們全廠的福利，各處推銷的代理人須認識整個投資團結一致，一德一心，實爲必要。

每一個份子必須立心促進一切分子的利益，勿忘卻全體的共同要求，勿做違背全體利益的事。

我們以爲必須繼續努力以鞏固一切分子的地位，從速建立一種合理的信用制度。

以下是學徒的規則：

受雇者的資格：(1)年歲，十五至十七。(2)教育，高小畢業，經管理人試驗合格者。(3)工作，

遵守工廠法的規定，該工廠自行訂定的規則如必要時亦可酌量採用。(4) 學徒，任何受雇者均須經過學徒階級，至二十一歲然後停止。年滿二十一歲始行受雇者，仍須過四年之學徒生活始能成爲正式工人。

學徒工資規定如下：

第一級二十圓，第二級十八圓，第三級十六圓，第四級十四圓，第五級十二圓，第六級十圓，第七級八圓，第八級七圓，第九級六圓，第十級五圓，練習級四圓，學徒必須經過練習級一年。

學徒得享以下利益：供膳（約每日三角五分），供宿，每月給洗澡票二十五張，衛生保險費亦由廠方支付。

學徒獎勵制度如下：

甲、不缺工者的獎勵，一個月內並未缺工一日者獎一圓。乙、分期紅利——(一) 頭半年半年終，學徒工作繼續六個月以上者得獎金十圓，工作更久者每多六個月多增獎金一圓。若全半年每日不缺工者得加特別獎金八圓。若一部時間缺工，更加遲到早退，則減紅利百分之五十，全日

缺工者每次減一圓。(二)全年年終普通獎金爲十五圓，工作較久者每多六個月多加獎金一圓五角，成績優良又未缺工者加賞八圓。學徒年期既滿，每年得獎金二十五圓。

以下事由學徒得告假：

學徒之祖父母，父母，兄弟或姊妹死亡，住居於一城市之內者得告假七日，住居於他處者得告假兩星期。

年終撥利潤百分之十爲工人救濟金，慰藉金，或其他合作目的之用。

關於正式工人的規則：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七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必要時得加以變更。

每日休息時間如下：上午九時至十時休息十五分鐘，正午休息半小時，下午三時至四時休息十五分鐘。

假期如下：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日，新年放假五日，七月兩日，國慶四日。

廠內禁止工人點火吸煙，不得高聲唱歌閒談。

每月十五或月終支給工資。

第五章 日本何以成功

(一)社會基礎 日本文化是以儉約爲基礎的，日本的社會生活並不需要大財富。日本文化的物質是木竹，紙草，黏土，花布，花卉，一切都是不費之物。

日本文化的主要形式是禮貌的，族長制度的，並不以個人爲本位，應用到工作的方式上也和個人的關係一樣。幾千年來的習俗相沿，是不能輕易改變的。

這種儉約的文化是平凡易近的，禮貌和族長制度的形式，則更普及於整個日本民族。貧窮的人是既儉約而又守禮貌又受族長制度支配的。這種羣衆的數目最多，是他國所比不上的。這即表明日本的購買力，也比較其他各國爲低。

(二)工人的聚集區 日本的工人區，無論是在大市鎮裏，或小市鎮裏，或工業化的鄉村裏，都是相差不遠的。低矮的房子和小商店是相同的，空隙的餘地僅夠往來，電燈光極爲暗淡。不論是在大市鎮的近郊或鄉村，稻田是和工人的房子緊緊相接的。據統計報告，日本的工業工人約五分之

三居住於城市，但他們完全生活在一種或大或小如同鄉村一樣的共產社會裏。他們的房子多數是木做的，磚石建築的堅固住宅，極少看見。

寬闊的大路慢慢造起來了，穿過湫隘狹窄的街道。既可避免火患又可便利交通。大路兩旁，有五光十色的大商店，大工廠，咖啡店，飯店，學校，電影院，和警察派出所。這種大路使古舊的住宅區漸染西洋現代生活的色彩。

在狹隘的街道裏，許多男女在神廟裡燒香祈神，神廟兩旁是些木製的小住宅。窗子和門都是本框子做成的，框子上面糊上白紙，用來取光，每宅一家，魚鱗櫛比。屋後往往有小園。這種小屋似乎好看，實在既不衛生又不舒適。每家門前多擺上盆栽花卉，多半醜陋得可憐，表示主人正在審美和貧窮之中鬭爭不已。

居住在這種狹隘街道的日本工人，雖然依着舊習慣生活，但受西洋近代文明的影響已經不少。無處不有腳踏車，無線電，亦無人不可不讀報紙。理髮店裏裝上美國大椅，日夜充滿顧客。女人的服裝雖然背上仍馱包袱，男人已經穿廉價的西洋襯衣去做工了。神廟終日熱鬧，好比廉價的電影院，活

似一幅日本的歷史片子。日間女人和小孩子把嬰兒縛在背上，到晚間男人工作完畢，從公共浴場洗過澡之後，這襁褓嬰兒的責任又是男人的了。雖工人們和鄰人相見鞠躬爲禮，但仍然斂手於膝，未改舊習。男子在家庭的地位並未稍減，日間在工廠裏給機器役使，晚間在自己的家庭裏仍然是有威有勢的主人。

日本的下等階級有些是獨居的，他們的住宅工場和小商店很少關門，許多人都聚集在街上。包含兩代的家庭數目最多，這自然感不到獨居的意味。不過所謂家庭祇是較大的共產社會的一部份。居住於這些地方的人，無形中有一種關係，互相維繫着。窗子沒有簾，所以室內的情形可以從室外一望而見。到了公共清潔的日子，由警察監督執行，每家都把可以移動的家具什物搬到室外大路上。

(三) 工人的小商店 在這些狹隘的街道上，有許多商店，五光十色，光怪陸離。這些小商店的貨物和大商店出售的，品質極不相同，也有些少洋貨陳列其間，價格當然又是兩樣。據統計報告，這種商店約有七十四種。單以東京市而論，便不下十七萬家，平均約七個家庭便有這樣的商店一家。

這數目對於工人街的無數小工場，尚不包括在內。

(四)無產階級的特殊意義 工業工人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差別，在日本比較西洋少些。這些集團在西洋都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種家庭多半要受雇於幾種工業才能夠生存。在半資本主義時期的日本，工人的生活狀況和西洋相差甚遠，已經成爲定律了。

同是一個家庭的份子，有些受雇於工廠，有些卻從事農業和家庭工業。有些自己有一個小工場，有些或有一家小商店。一家人如果稍有餘資便和別一家人合股，經營小事業。小孩子空閒無事也常向小工場或家庭工業取些較便的工作來做。

家庭也常常混入這種活動之內。例如一個善於縫紉的女子並不受雇於工廠，卻常爲她們鄰家做衣服。又有些工女教人以陳設花卉的藝術來賺錢，有些男人栽種盆藝也並非爲自己的嗜好，不過藉此圖利的。

一個人的癖嗜有時比較正圖的職業還更緊要，不過所得的報酬不夠養活家庭是不待問的。日本人工作的能力極豐富，並且善於經營事業。他們性好獨立，喜歡做小資本的投資，冒險在所不

計。他們的收入雖少仍可以儲蓄，他們的儲蓄並不是預防意外，卻是為投資生利。全國人口六千五百萬，郵政儲金竟達四千萬戶之多，儲款的平均數每戶六十八圓。向郵政局購買保險費的竟達二千萬戶，平均每戶一百三十圓。還有一種日本的特殊儲款方法名為『無盡』、『無盡』的數目很多，每年有好幾千萬元的活動力。許多中下等的家庭都是『無盡』的分子。『無盡』有些是受國家監督的大投資團體，但多數是少數朋友或熟人的私人小組。例如：二十個人集會，每人每月出款十圓，至兩年為止。即名譽財東每月可以收入二百圓。會員每月聚會一次，每年舉行開彩六次，每次祇有一個單獨的獎品便是二百圓的債款，不取利息的。此外每年還有六次競爭投票，來競爭一次債款，數目是以二百圓為底價，真正的數目由參加競投的決定，以最低數目的為勝利，這數目有時低得極厲害，這樣生出差別的數目來便是代表利息。一個人祇許得一次勝利，小的『無盡』到大家約定的最後時期，餘剩的款便平均分給全會的分子。大的『無盡』則相反，這些餘款存下來當為盈利。這樣每一個會員可以從競爭投票得回他所供納於『無盡』的金錢，毫無危險，每一筆債款都由舉借的人按月漸漸攤還。

用這種方法或其他方法，日本人把他們定期的進款儲蓄起一大筆來。儲起來之後或者用去或者投資，都會較他們原來的力量大過許多。他們喜歡飲酒食肉，但他們平常祇保持一種僅能生存的標準生活，所以到了慶典，或投資，或其他特殊的原因的時候，他們可以有儲蓄的金錢動用了。按照習慣，每年的工資大部份是以紅利的形式支給的，這更足以獎進上述的趨勢。紅利分發的時間多在新年或年中燈節的時候。得到紅利的工人，除非要清還債款，否則必定舉行盛宴或送禮。負債在日本是重要的，無數典押店的存在和高利貸之無法禁絕，即爲日本人不肯賴債的象徵。

所謂資本家的投資也受上述工資制度的刺激。失業保險金雖然沒有，但解雇金則依照過去受雇時間的長短以爲增減。所以有許多工人得了解雇金之後自己便可以變成主人。一九三四年東京市電車公司以減低工資來解決罷工風潮卽是一例。這風潮的解決，先由公司方面在形式上解雇工人，並支給解雇金，然後復行雇用。許多電車工人得了解雇金之後，便購買小商店或小工場的股份使自己的家人成爲股東一份子。

這些事實表示日本的無產階級和西洋的工人根本上便有差異。這些事實可以使日本的工

人失去階級的自覺——除非是中下階級的野心家——日本工人的生活是有興趣的，適意的，沒有甚麼危險和可以厭惡的地方。

家族制度的高度發達，也使到日本工人和西洋工人根本不同，所以社會的幸福，養老金，失業保險等等都完全歸家庭負責，在日本，家庭負擔這樣的責任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猶之乎在西洋應歸國家負責一樣。日本的家族（包括支派及後裔）不啻西洋的個人，成爲國家的單位，家中的首長相當於工廠的雇主，在家庭裏具有種種特權。

（五）八口之家 一個青年女工述說她的家庭狀況，她跪在地板上火爐旁邊，小孩子馱在背上，輕輕拍着。說話時又莊重又和平，並無羞澀樣子。

她的家庭共八人，夫婦兩人之外，一個男孩一個嬰兒，丈夫的母親，哥哥，妹妹，和自己的妹妹。這是日本最普遍的舊式家庭，西洋的風俗傳來之後，才漸漸的爲小家庭所替代。

男的是運輸工人，現在每月工資六十二圓（三鎊十四先令四扁士），每日工作九小時。他的妹妹二十二歲，每日在汽油站工作十一小時，每月工資二十五圓（一鎊十先令），小姨在襪廠裏

工作每日十一小時，每月祇賺十二圓五角（十五先令）。母親年老，哥哥是個殘廢的人，年青的妻
子照料家務。全家的收入，三個做工的人合計每月是九十九圓五角（六鎊）。

房租每月是二十一圓（一鎊五先令）。房子雖小但通風清潔，甚為舒適。屋是兩層的，每層兩
間房子，共闊十七疊。每疊（即每一席）約闊兩碼長一碼。這一家的人好比工人住在工廠宿舍一
樣，每人約佔兩疊的地方，夜間每一房間都變成臥室。日間臥具均收藏在壁櫥裏，蓆子上祇放少許
的東西。一張矮桌子，上面放着墨水毛筆時鐘和編織器具，房子中間一個火光融融的火盤，牆上掛
着和服。屋角裏一個神龕，還有日本風景畫和生花，地蓆上擺着軟枕，電燈垂在天花板下，電燈時鐘
和過道裏的腳踏車便是這屋裏惟一的時髦物品。

這一家人每月需米約一百七十五磅，每磅一分一厘，共十九圓（一鎊二先令一扁士）。兩小
孩以一人計算，每日每人平均約需米十三安士。其他食料每日約一角（一先令半扁士）。早餐的
食料是廉價易消化的荳（每磅值一又四分之一扁士）。豆煮成湯，另外還有些米飯，茶和開水。午
餐是米飯和蔬菜（每磅值半扁士至一扁士半）。晚餐是米飯和些少魚肉（每磅二扁士至四扁

士)醃菜,甜薯,豆腐。這樣的食料每日所費不過是一角上下。

冬天全家每月生火取暖的費用,電燈費,和定時洗澡費(通常每人一分至二分)合計每月三圓至四圓。報紙每月一圓,雜誌每月半圓,有時看看電映則不過一角。

全家衣服費,八人所需由八十圓至一百圓(四鎊十六先令至六鎊)這一筆費用不入每月預算之內,由每年的紅利開支,紅利約等於一個月的工資。

主婦說:『我們很拮据,因為我們是大家庭,我們很難滿意,因為小孩子甚麼都需要。』

全家的銷費約等於收入三分之二,約六十七圓(衣服費除外)尚有三十元左右的剩餘。主婦說,這是不列入每月預算的,因為每月還要還債十二圓,繳納『無盡』二十圓。

(六)豐裕的家庭 一個腳踏車工廠的工頭述說他的家庭預算。這工頭年二十八歲,受雇已經十五年,現時管理工廠裏一個部門。他每月工資五十九圓,每日從早上七點做工到下午五點,中午休息一小時,每月休假兩日。每月有二十六日,每日有三小時半的額外工作,另得工資十五圓。他又在工作會議的會員,故該廠經理每月加給五圓,因此他的總收入是七十九圓,已經超過日本的

平均工資了。他的年終紅利一百圓對於每月的預算不生影響，因為他說現在已經用了一大部份，還有一部份到新年使用。

他祇須養活他的妻子和小孩，小孩子未生產前，他的妻子爲人縫衣，每月還可以賺二十五圓。屋租每月十三圓，燃料，電燈，水費約六圓。每日膳食費不足一圓，三分之一買米，十分之一買牛奶，其餘買蔬菜，魚肉之類。全家衣服費平均每月不至超過三圓。丈夫的強迫衛生保險費和太太的自動衛生保險費，每月也在三圓左右，保險費的一半是工廠支付的。報紙，雜誌和電映每月也支三圓，兩日假期和朋友垂釣又耗費兩圓。

他每月貯蓄十五圓至二十圓，約等於額外工作的收入，這筆款子按期存入郵政儲金戶，他很滿意，認爲是不易得的幸福。

(七) 困苦的家庭 一個上面所說的鉛筆縛束業的師傅敘述他的家庭預算情形如下：

他的收入有兩個來源，(一) 他當工廠裏的機械師每月三十三圓。從上午七時工作到下午六時，中午一小時休息，每月休假兩日。生意好的時候，每半年可以多得一個月工資的紅利。(二)

他還可以做小雇主來賺錢，他和他的太太在家裏替鉛筆工廠做工，雇鄰居的小孩子三人來幫助。他於工廠回來稍稍休息之後，他的太太把家務和兩個小孩子也安置好了，便大家在晚間工作三小時。每月的兩日假期，他們也常常從事於這種家庭的工作。除了支付雇用童工的工資之外，他每月還可以得到十四圓，兩種收入總共是四十七圓，紅利在外。

他的房子便在工廠近旁，矮小，老舊，祇有十疊面積，房租每月九圓。燃料電燈等每月約費三圓，衛生保險費六角，工廠也支付六角，太太和小孩是沒有保險的。全家每日的食料約六角，每月的衣服約四圓，煙酒電映等項約五圓，儲蓄約六圓。

(八)日本的糧食 根據從前的報告，日本家庭糧食的耗費要比西洋各國少，是很明白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人的糧食消費平均數量較少，又一是質量的平均較劣，廉價的糧食即常為較劣的糧食，是可無疑的。

請先說銷售的數量，據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所公佈的『日本糧食』一書，日本人每人每日平均的糧食消費不及三磅，這是根據全國糧食（百分之九十六生產於國內）平均分配於

全國人口計算的。據英國醫學聯合會一九三三年宣佈的食糧委員會的報告，英國失業工人爲保持工作能力計，三磅的食料是不能再少的。日本工人每日的食料比較英國失業工人還要少得多的。

日本的富有階級每人每日糧食銷費自然超過三磅，不過這三磅的平均糧食還包括許多其他飢餓線上的羣衆在內。並且生活在這平均數三磅以上的人也遠不及西洋那樣多，所以營養不足在日本是極普遍的現象。這不是因爲日本的糧食不足，日本食料的供給不至如是之少的。普通健康的日本人不論男女老幼體重比較西洋人約輕五分之一，高度也常常不及。生理上食料的需要是和體重體高有關係的，所以從雇主的觀點說，日本工人需要食料少，所以工資也比西洋低，生產力量也是一樣。

日本和英國食料質量的比較，就重量單位說，日本稍爲好些。最好的比較是將日本每人每日的平均食料和上面英國醫學聯合會所報告的英國家庭的食料來比較，（英國家庭包括一個失業工人與他的太太和八歲小孩。）日本的情形大概是表示最高的生活標準，英國則祇是最低的

生活標準。實際的消費，日本或者稍高，英國則稍低，下面為兩國標準的比例：

每磅食料的平均價格	每人每日的食料	日本（全國平均量）	英國（失業工人家庭）
穀類	二一〇	益士	一八三
乾豆類	二二三		一一一
甜薯蔬菜冰菓	一八五		一〇〇
肉魚牛乳脂肪	三八		一二八
糖	一一二		四二
合計	四六八		四六四
每磅食料的平均價格	九分三厘		二分四分三厘士

但日本食料缺乏獸類蛋白質，脂肪，及糖。日本主要的食料和西洋的麵包一樣重要的是米，是缺乏類似蛋白質和維他命的。許多日本的醃菜則更缺乏營養料，這些都是日本食料質量不佳的原因。國際聯盟關於這問題有如下的報告：

食料只有數量沒有質量比飢餓還要危險，因為後者祇需要補救，前者則常為禍患隱伏的

原因，這似乎是日本最大的危險。

許多日本人靠這樣的食料養活，但人口依然增加，工作能力依然豐富。日本的死亡率和英國比較雖然大一半，但在東方卻是最低的。十九世紀以後日本每人的穀類銷費約增加百分之二十。魚類銷費則增加三倍，但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說，日本的糧食問題依然十分嚴重。

相信日本的『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理論的人，認為這種現象是因爲工資的水準過低的緣故。其實糧食問題是由於日本農業富源的貧乏，所以惟一的解決方法是增加日本工業品的出口，再從國外輸入必需的原料和糧食，以提高生活的標準。必須如此，提高工資才有用處。

(九)天賦貧乏 日本主要食料的價格並不低過其他各國。根據上述的比較，日圓貶價之後，日本重要糧食每磅的價格約等於英國主要糧食價格的一半。若以普通價格論，日本的主要糧食雖質量甚劣，比較英國的主要糧食也不過便宜百分之十八而已。

若果將日本的一切糧食和英國比較，則日本國內的普通價格，要高出英國百分之二十，又從普通價格說，日本的零售米價比較倫敦約高百分之十六，零售的利潤還要比英國低。目前的日本

米價似乎低，其實祇因為日圓貶價的緣故。麵粉已經漸漸成爲日本的主要食料但在東京的普通價格每磅兩扁士，在倫敦則不過一扁士稍高一些而已。

糧食的價格雖然這樣高，日本的農民依然很窮，他們或者養蠶，或者做家庭工業，或者個人不絕的忍受犧牲，來應付貧窮。這種矛盾怎樣解除呢？

日本的天賦特別貧乏實爲最大的原因，因爲良好的土地很少，人口不絕增加，所以農民不得不耕種荒蕪的土地，以求增加收穫。從金錢的條件來說，他們的勞力自然是不會得益的。

日本愈現代化，國家的支出愈增。農民佔全國人口的最大多數，農民的反抗力最弱，所以他們負擔鉅額的直接或間接稅捐，這種負擔自然足以增加生產成本和減低純利。稅捐之外，農民還要受貴租和高利貸的盤剝。據帝國農業會社的報告，一九三三年米的生產成本，其中所包含的稅捐和高利貸的成分比勞力的成分要超過百分之五十。

用合理化的方法減低成本是不可能的，因爲農村的勞動力過多，而資本不足，農村購買力的低下也不許可農產品價格的永遠提高。

日本農業最大的用途在乎生產糧食供給繼續增加的人口，並不是單爲生產廉價的糧食供給工業工人的。在英國可以從國外輸入糧食，在日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的農業現在用人工壓低價格，使工業工人能夠在國際市場競爭獲得勝利（即日本的出口貿易勝利）。若果日本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使農民得過相當的舒適生活，則日本的工業決不能競爭勝利。現在日本糧食的價格雖然是相當的高，工業工人已經有糧食不足和糧食粗劣的恐慌了。據帝國內閣調查局的統計，工資較高的工人每人每月的糧食耗費平均祇得八圓七角五分（十先令六扁士）特薪給生活的人則爲十圓零六分（一鎊或十二先令）。

(十)衣和住 日本的建築費比西洋省儉，因爲日本的屋宇極簡單。一所兩三個房子的工人住宅，建築費不過一千二百圓，地價則常爲建築費四分之三。建築費雖如此低廉，租金則相當昂貴，常佔工人預算百分之二十，這因爲利率過多和地主貪圖厚利之故。東京某建築公司說地主往往在七八年之內即可賺回建築費，更快的也有。但日本的木屋是頗爲耐久的。

這公司在東京某處所經營的地方，可以充分說明這事實，居住在那裏的家庭百分之八十六

是賃屋居住的，祇有百分之六是住在自己所有的屋內，其餘則租賃單房，或數人合住一屋。這些人家庭百分之十八住在一間至三間房子的屋內，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是有四個以上的人口的。

這些家庭每月納十圓以下房租的佔百分之十九，十圓至十五圓的百分之四十二，十五圓至二十圓的百分之二十八。據帝國內閣調查局的統計，工資較優的工人每人每月平均繳納房租四圓一角二分。這樣的房租在日本工人算是太高，在西洋還算是很低，這對於日本的工業是有利益的。

日本工人和中等階級的住室情形沒有西洋那樣可以令人注意。日本溫和的天氣每年約佔三季，所以屋宇的牆不用過厚，這是工人和中等階級同受其利的，但冬季則不免受苦，因為室內並沒有熱氣的設備。室內保持簡單整潔，這是傳統的美術觀念，室內也有衛生設備，但沒有達到西洋的標準，這是工人和中等階級相同的。

日本工人的住室雖然惡劣，還不能說是垃圾堆，最少沒有西洋那樣多的工人住在貧民窟裏

面。西洋的貧民窟決不會好過日本的貧民窟，日本工人的住室，平均來說總比西洋要好些。

日本工人的衣服費是很省儉的，棉織的外套和襯衣加上一雙木屐，便是他們的主要服裝。長夏的衣服更爲省儉，祇束一條毛織的腰帶，不僅溫適亦合衛生。冬天，日本式的生活和其他一樣是不很適當的，窮人的衣服是不足禦寒的。

據內閣調查局的統計，工人家庭每人每月的衣服費爲二圓零七分，薪金生活的人則爲三圓零五分。

日本的家庭預算還有一筆文化教育費（衛生，娛樂，教育，社交），據內閣調查局的統計，收入較優的工人家庭，這種文化教育費，每人每月約達三圓八角二分，薪金生活的人則達五圓九角八分。這數目雖不算大，但這一類的開支也是很便宜的。所以日本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或者効力會比西洋爲大，這對於日本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

（十一）實在工資的趨勢 日本的社會狀況既經簡單敘述，應當進一步研究將來發展的趨勢，這對於日本出口貿易的競爭，是有極大影響的。

工業工人的生活標準已經高過十九世紀是無疑的，農民的生活已經改良也是事實。但工業工人的真實工資在過去幾年是一個怎樣的趨勢呢？一九二六年正當大地震和一九二三年大火災之後，最好以這一年為標準看看工資發展的趨勢。一九二六年真實的工資，即工資的購買力，比一九一四年高百分之五十五。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虛工資減低百分之二十，但物價則因為農業恐慌，失業增加，和世界價格之陷落，差不多降低三分之一。因此工業工人的購買力比一九一四年高出百分之八十二，但不可不知這裏所根據的物價指數並未包括租金，租金比衣服和食料的費用還更緊要，所以結果對於工業工人並無多大好處。

一九三一年以後虛工資稍為高漲，約增百分之八，但物價又同時高漲（一九三一年至三四年終約增百分之十五）。物價高漲大部份原因是日圓貶價。所以一九三四年底的真實工資比之一九一四年的水平雖增高百分之六十，但比之一九二六年則並未大增。這種繼續增高的趨勢忽然當着日本工業最繁榮的時候中斷，實有許多重要的原因，並不是一時的現象。

這事待後討論，但不可不知，一個國家能夠在二十年內增加真實工資至百分之六十，則在必

要的時候自然也可以再行減低的。爲着保持對外出口市場自然是減低的原因，並且增高的速率若果保持不已。則日本所使用的有名的『社會傾銷』法也無從說起了。

第六章 日圓問題

(一) 英取銷金本位的影響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一部份的日本出口貨突然停頓，因為英國已經取銷金本位，鎊價大跌，日圓是金本位的，因此與英鎊比對自然漲價。

以前日本出口貨在英國市場價值千圓的值英鎊百鎊，(時價一圓約二先令)現在突然變為值一百三十鎊了。反之英國貨則並無變動。這一年年底同樣的日本貨已經高漲到英鎊一百五十鎊。

在別國市場也發生同一情形。英國貨在初時廉四分之一，其後廉三分之一——美元、荷幣、法郎、墨幣、日圓均如此。但日本出口貨的價格則繼續不變。

英鎊貶價的結果，世界市場均勢為之擾亂，弱小國家受極大的打擊。

(二) 金解禁 日本遠在一九三〇年經過通貨幣緊縮的痛苦時期之後，再禁金出口，現在對金本位又大為不滿。這時候政府的口號是『緊縮』，人民的回答是『如果通貨膨脹不如任意消

費。」

生活於半封建的工商業的羣衆，農民手工業者小工業工人和小商人，因爲生產品的價格低落大受痛苦，競爭劇烈，信用減低，恐慌日甚，農業所受的影響最大。通貨緊縮的結果便是這一種人民受害，金本位使他們艱難困苦繼續不歇。

通貨緊縮政策的採用和金本位的保持對於海陸軍的利益也極有妨害，因爲這些政策採用的結果軍費減低了，國防第一線的資源——農業衰落了，祇有有世界主義之嫌疑的工業和財政加緊繁榮。於是日本的軍人政治家對於經濟事情的發生注意，對於現在和將來的經濟政策的發展漸漸關心。

新舊日本的差別使國家增加不安，新的資本家和政黨合作，他們是負採用工業政策責任的。貪污腐敗不問是事實或風傳均足以增加民衆對於通貨緊縮政策的仇恨，急激的愛國派和德國的國社黨一樣，尤爲憤怒，他們終把負通貨緊縮政策實施責任的大藏大臣井上和金融界的領袖團男殺死。首相犬養毅雖然實行金解禁，但他並不提倡自由銷貨，忽視農民和小商人的痛苦，所以

也終不免於被急激的愛國派所刺殺。

通貨緊縮，日本的現代工業初時確受利益，銀行互相聯合起來，基礎極爲鞏固。大工業已清償他們的債務，並且現代化合理化起來，小工業也很穩固，加入大組織的更爲安全。總之全國的工業都比較以前的情形良好。

不過另一方面，因爲世界經濟恐慌和通貨緊縮的影響，以致失業工人增加，工資減低，日本的工業和財政也受極大的打擊。國內的購買力減低，國外市場的要求縮小，皆對於日本現代工業的發展發生妨害。通貨緊縮和金本位的作用已經完畢，對於日本的工業已經有損而無益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爲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前三日，日本軍人侵佔滿洲，首先打破金本位的束縛。侵佔滿洲的結果，使日本的政治和財政再不能夠與通貨緊縮政策和保持金本位相調和。金本位的放棄，日圓的貶價，政府任意消費，或通貨膨脹，都不過是時間問題了。

英國宣布放棄金本位的時候，日本的情勢如此。日圓低跌，勢難避免鉅大的犧牲，許多工業家和金融家乘機做匯兌和原料的投機生意，因此日圓的價格更急速跌落。在幾個星期之內，日本銀

行差不多失掉存金的一大半。倒閉風潮起了，新內閣的第一個決定即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後第二日）宣布金解禁。

『九一八』侵佔滿洲爲日本政治侵略新時期的開始，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金解禁爲日本經濟侵略世界市場新時期的開始。這時期若果不算爲日本大量出口貿易的真正起始，至少也是一個極大的刺激。

（三）日圓低跌 日圓於是開始低跌，初時隨着英鎊，到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圓與英鎊恢復相等，一圓曾有一時期值三先令，現在恢復值二先令。一千圓的日本出口貨在英國市場回復一百鎊的價值。日本貨和英國貨的關係在世界市場上已經回復原來的價格，但銷路並未因此增加，因世界經濟恐慌正盛，許多外國的顧客都踟躕不前，看日圓是否再跌。

日圓繼續低跌，英鎊則始終不動，一九三二年底每元不過值一先令三扁士左右，不久跌至一先令二扁士，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均保持此率。

許多日本貨價值千圓的，照理在英國市場應值一百鎊，現在突然降到不夠六十鎊。美金的價

格則從五百金圓降到一百七十五金圓，因此日本的出口貨便和洪水一樣開始向世界市場泛濫。日圓和英鎊的比對差不多低跌百分之四十，和金元的比對差不多低跌百分之六十。這百分之四十或六十的優越對於日本出口商人和外國商人的競爭，便利的程度究竟多大呢？日圓低跌刺激出口貿易，易言之獎進出口的程度又如何呢？就理論說，日圓低跌後，國內的日圓購買力比國外強。這是上述兩國問題的答覆。

但實際的答覆不能夠有簡單確切的數字，我們可以研究日圓貶價後對於日本出口貨價格所生的影響如何，而得到實在的意義。

(四)獎進出口的限度 日圓貶價之後向外國購買原料比較金解禁之前須多出錢是很清楚的。須知日本出口貨的製造原料三分之二須從外國購買。

因為這種理由，所以時常假定日本棉，毛，樹膠，等貨品的出口商人因為日圓貶價所得到的金融上的便利，是會失去一部份的。這點並不重要，因為製造出口貨所需要的原料是世界市場的商晶（例如棉，羊毛，樹膠）而已成貨品出口商人的競爭，通常是限於已成貨品的價格減去所用原

料的價格的剩餘部份的。

一切棉毛樹膠貨品的製造家，不問他自己國內的貨幣如何，也不問他購買原料的外國的貨幣如何，他所付的原料價格都是一樣的——即世界市場的價格，製造家也不問他的貨品以何種貨幣出售，他必須將購買原料的同一價格算入顧客負擔的總價格之內。

所以日圓漲價，就向世界市場購買原料言，對於日本出口競爭並不是負性的因數，乃是中性的因數。因為日圓漲價並不至影響日貨在世界市場競爭的根本因數——即已成貨品的價格減去原料價格的剩餘數。

日本生產的絲銅這一類世界市場原料，如果是日本製造家的已成貨品，就國際競爭關係說也是中性的因數。因為生絲的價格很廉，英美的絲品製造家和日本的製造家一樣，可以在日本用同樣的價格購買生絲。日本的銅通常是跟隨世界市場價格的，日圓貶價之後價格亦隨着增加。

原料的運費自然是商業競爭上首先要計算的，以日本船供輸入原料之用，則日圓貶價是於日本的製造家有利益的。因為日本的大商船隊受國家補助金，所以輸運的範圍能夠由國內擴張

至於全世界，日圓貶價後較相等的英鎊或美金自然可以多買輪船的噸位，不僅輸入原料有此利益，即輸出製造品也是一樣。運貨既受日圓貶價的利益，所以日圓貶價不啻是出口貿易的獎勵金。其次，在世界商業競爭的範圍內應該計算的，是製造出口貨所需要的原料價格有許多因種種原因不能夠和棉花樹膠銅等可以由世界市場決定的。換言之，即這些原料並不是世界市場的產品，不過是維持國內工業的產品而已。這些原料包括製造陶器藥材建築的材料和煤鐵等等。這些原料價格自然也間接受世界市場的影響，不過因為種種國內的原因，日圓貶價之後，平均價格已經增加百分之三十。這便是說，日圓貶價之後比相等的英鎊或美金所能夠購買的這些原料已經較少。日圓貶價之後至一九三四年年底，這種維持國內工業的原料出口繼續增加，約達百分之五十。

國際貿易競爭的範圍內，第三種要素常佔百分之五十或幾乎佔百分之百的重要地位的便是工資。工資並不受日圓貶價的影響。自從金解禁後，即自一九三一年至三四年年底，日本的生活費雖然增高了百分之十五，但工資卻平均減少百分之八。日本工人的圓是貶價了，日本製造家的

圓似乎比一九三一年還能夠多購買一點勞力。

工資的情形如此，所以日圓貶價可以充分成爲獎勵出口的作用。

國際貿易競爭的範圍內，第四種要素便是機器和生產的直接間接等費。大體上說，新機器的價格是高漲了。但對於外國機器此等成本是跟着日圓貶價而低跌，外國機器因爲在日本市場銷路減少，大起競爭，結果以英鎊和美金計算的價格，也不得不減低。房租，薪給，捐稅並不變更，一九三五年祇有溢利稅一項增加。日圓價高在支付外債方面極爲重要，不過與其他無關。所以從這部份說，日圓的購買力和未貶價以前一樣的大。

日圓貶價對於出口的鼓勵如下：（一）就工資說可以達到貶價的最大限度，（二）就機器說，間接費及其他生產費說亦幾達到最大限度，（三）就購買國內的原料說，則僅達到一半限度，（四）就運費說，亦幾達到最大限度。因此，無論日本出口貨的成本數字如何，日本出口商人比外國的出口商人享受匯兌上的利益要大得多。

（五）出口獎勵金的擔負者 出口獎勵金可以由增加貿易總額，增加出口工業利潤，激進全

國貿易等方法取償其一部份。但大部份出口商人所獲的利益實由其他經濟集團負擔的。

外國原料的日圓價格高漲，對於日本出口工業雖然是中性的因數，但對於日本的消費者（他們所需要的已成貨品大部份靠外國原料製造）卻是一個重大的負擔，尤其是收入並未增加或者反為減少的人，負擔更重。

再日本生活費的增加，如果沒有影響到工資，是與日本的出口貿易無關的。國內原料價格的增高對於出口獎勵的影響為量也很有限的。不過國內消費者受這兩種影響則極為嚴重。

日本受日圓貶值的痛苦比英國受鎊價低跌的痛苦更甚，不僅因為日圓低跌更大，此外還有兩種理由：英國通貨的貶值不光是和日本一樣，可以增加出口，並且可以保護國內市場不受外國的競爭，鎊價的貶低是和增加關稅的效用一樣，這便是英國通貨貶價的補償方法。在日本則日圓的貶價所生的損失，並不能用這種方法來補償，因為日本的國內市場本來有高築的關稅和人民在銷費上根深蒂固的習慣保護着。

英國通貨的貶值，雖使銷費者以高鎊價來購買外國原料，然而國內銷費貨物的間接費，有時

銷售費，是因出口的增加而減低。日本的情形恰好相反，沒有這樣的調整作用，因為日本的工業製造不問是為國內貿易抑為國外貿易都是相差不遠的。

因此，日本通貨的貶值，並不比英國容易，促進出口貿易作用也不比英國為大。這種事實並且可以證明通貨的貶值在大體上是對於日本的工商沒有充分的利益。因為這種試驗祇有增加出口貿易而已。

日圓貶值的效用，實際上祇限於獎勵出口一端，因為真正的工資已經下降之故。其實真正的工資，如果證明必須再為減低，則變更國內政策比較日圓更貶值，還更容易實現些，並且合算些。日圓更貶值，別的惡果不必說，必然的會因此增加日本出口的人為障礙的。

(六)日圓的將來 或者因為不可避免的理由，使日圓再行低跌，惟這樣一來，日本的出口獎勵是否因此增加？要答此問題，則日本國內外的金融情形，不可不加研究。

反映出日本國外金融形勢的國際收支，往往不甚可靠。軍事上的貢獻，戰勝後的捐款或舉募的外債，歐洲大戰後所獲得的極大利益，這些都是她難關重重的金融所由渡過，而日圓不良的漲

落所由避免。一九三一年年杪，日本銀行在日圓貶值之前，即大受鉅量黃金外溢的痛苦，這是說，日本在歐洲大戰的時候所得到的意外之財，已經耗費淨盡了。

『滿洲事變』和日本以前的軍事勝利相反，財政上並無利益可圖，反成爲一種擔負。現在日本的出口旺盛，也並不是金融上的新橫財。日本因爲近幾年來購貯有某某種原料，已經在海外支付一大筆特別的錢，甚至出口的增加，也追不上因『非常時期』軍事政策的結果所增加的入口額。

不過，日本在國外雖沒有賒欠，依然能夠調整收支的平衡，日本的負債並不超過她在國外的資產，不過所謂國外資產大部份都投在『滿洲』和中國不能動了的。

就目前情勢說，除非發生不可預知的損失，日本的國外金融，在最近的將來，並不需要日圓再貶值。不過安全範圍是極有限的，因爲日圓的疲弱，同時又因爲軍事或政治的理由，原料輸入的增加已經超過國內製造的需要，也許出口會突然減少的。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金解禁，國外情勢不過是最後的刺激，國內情勢纔是日圓貶值的惟一原

因。所以將來的日圓趨勢如何大部份要看日本統治者的金融政策如何而定。

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度的海陸軍預算幾佔二十億圓總預算的一半，比較一九二二年至三二年間的海陸軍平均經費已經增加兩倍，約佔全國每年入口稅收的五分之一。

海陸軍經費對於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有極大的影響，海陸軍經費的總計應該將爲軍備的目的而輸入的原料也計算在內。現時輸入之所以超過輸出極大的原因恐怕便是在此。對滿洲的費用也須算入軍費之內。高橋藏相在一九三五年初爲着穩定日圓，便反對巨額的金錢投到滿洲。不過林陸相同時在內閣演說，卻說『這數目的支配是否足應軍備的需要還不敢保。』

(七)是否貨幣膨脹 日本政府的財政也是時常倚靠橫財的，歐戰後的繁榮，便是橫財的最後一筆。從這幸運時期留下來的蓄積成爲舊預算的剩餘，直到日圓低跌之前，還靠這筆剩餘彌補新預算的不及，等到這蓄積淨盡了，緊縮便非常之需要了。

金解禁後政府支出迅速增加，金解禁的重要動機便是爲着增加支出的必要。另一方面，國家經常的歲入並不增加，反見減少。預算的短絀極大。從這時候起，政府全部支出三分之一須靠公債

彌補。這種收入大部份耗費於軍備和舊債的利息，僅以一小部份救濟農村，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從一九三一年至三四年底，國家內債增加一倍，幾達九十億圓。將來幾年之內恐怕還要繼續增加，因為政府支出的大量節省和歲入的實際增加，都是不可能的。

當時除卻這種膨脹政策之外，日本有沒有真正的膨脹存在的，紙幣的發行也並不增加，不過商業的平均活動和貿易總額的日圓價值是減低了，比日圓貶值之前實在相差太遠了。所以說到日本金融狀況謂為繼續緊縮，是再正確不過的。

這種矛盾的現狀很容易說明：日本的經濟生活實際上可分為兩個獨立的營陣，較大的營陣是半封建的營陣，包括農業小工業小商業在內，是最受經濟恐慌痛苦的。這些小工商業現在信用很低，物價低跌和重債給他們以極大的打擊。簡單說，他們要繳納利息於現代的大工商業者。其次是現代工商業的營陣，是靠軍火工業，出口工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關來獲利的。這些利潤雖大部份再投資，但鉅額的流動資本卻存在銀行裏，半封建的營陣所繳納的利息也在銀行裏蓄積起來。這些剩餘資本現在惟一安全可靠的投资便是政府債券，債券的利息是頗高的。所以債券成爲獲

利的淵藪。

日本通貨膨脹政策結果所以成爲通貨緊縮的第二個原因便是阻止工資薪金和物價的上漲。工資薪金之所以不能上漲是因爲勞力過剩，物價不能上漲是因爲農業的慢性恐慌。因此除了銀行紀錄之外是看不見通貨膨脹的，在國內的日圓價值不因爲工資物價的增加而減低，真正的通貨膨脹是避免了——至少暫時是如此。

惟政府耗費於軍需和其他項目的巨額支出已經到了頂點，所以清算的時期也快到了。

這清算時期在日本的夢寐中或者是樂觀的，他們以爲到了世界經濟恐慌過去，變爲繁榮；到了工業製造品的出口和生絲一樣，價格增高數量增多；到了國內的需求增加；到了對滿的投資獲利，便是清算的時期了。當然，將來的情形如果能夠如此進步，稅收能夠增加，日本的鉅額債款是可以清償而無礙於預算的。

不過清算的時期也許有極大的風波，這種希望也許不能完滿。資本市場恐怕不能夠長久吸收鉅額債款；工業家或者會發生恐慌，或者需要資本，會從銀行裏提回他們的存款；這時候或者需

要使用紙幣物價工資或者也再不能不增加了。這樣有利的通貨膨脹或者很急速的會變爲有害的通貨膨脹了，又或者使到日圓更爲低跌無法控制，也不是一件好事。

第七章 政治和經濟

(一)國家對工業的援助 過去三次連續的戰爭奠定日本工業的基礎，兩次國家的危難加速日本工業的發展。在五十年內，幾乎以每十年爲一期，即有一次工業上的特別刺激。

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的中日戰爭，爲日本對工業發生需要的開始。日本經過若干世紀的經濟封建主義至此纔踏入現代生活之林。日本戰勝之後，既得新領土，復得賠款，於是發生投資的新精神，國家的威望增高信用自著。

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使日本對工業的需要更加迫切，但此時日本已有所準備了。戰勝強俄，不僅增加自信的力量，復增高國際的信用，因此工業的發展更爲容易。

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的歐洲大戰爲日本開闢世界市場。歐洲定貨單既使日本忙於應付，在遠東方面日本更可以自由行動而不受干涉。協約國獲勝又使日本得新領土和更大的勢力。大戰期中日本已經發展真正的現代工業制度，積蓄鉅量的剩餘資本。

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和火災摧毀了東京和橫濱的大部份，這兩大市是日本大市中工業化最淺的。這一次的災殃雖屬不幸，但復興之後能夠使這兩大市成爲現代化，否則無從改良的。因爲復興這兩大市的原故，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從大阪、神戶、名古屋及其他工業中心區活動起來。日本的工業重新大受激動，這時候日本正鬧着生產過剩商業停滯的恐慌呢。

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是日本的第二次非常時期，對於工業的刺激和大地震的刺激一樣。這一次事變的影響現在還未停止，依官方的意見，要到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纔達最高點，因爲這時候海軍問題要解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將爆發了。這一次事變的刺激和以前的刺激一樣，正當全國人民物質精神兩感枯竭的時候，驅使全國的工業大量發展，不過其中不免有些危險而已。

每當國家多故的時候，日本政府對於工業即取指導監督的地位。工業應爲國家犧牲，工業應歸政府統制，便是這些時期號召的口號。這種國家多故的時期繼續不已，所以工業不能夠自由發展，即在平時，政府的統制也是堅強不變的。

日本和別的國家不同，國家和工業的發展不能同時並進。一八五三年日本爲外國的礮聲驚醒，國內紛擾已歷數十年，至此纔踏入現代化的路程，工業開始現代化，海陸軍備也開始現代化。不過日本的政府機構和軍備發展常比工業的發展稍爲前進。

從各種能力薄弱並非富有的商人，封建地主，失業官僚之中漸漸造成資本家的是國家的力量。他們受國家的命令積聚資本，發展初步的工業。國家創辦示範工廠，銀行，鐵路，並且以補助金幫助金融的活動，以良好的顧問人員幫助經驗的不足。國家對農業徵稅，使工業得以發展。國家又派遣適當的人材留學外國，明治大帝曾說過：『集世界各方的智識而應用之，國家纔能鞏固而強盛。』

國內的領導地位也漸漸變更了，最先是海陸軍最出風頭，其後是工業家和財政家。海陸軍和工業家最先創立官僚政治——以皇室爲背景——創造新國家，其後漸次立於與皇室抗衡的地位。海陸軍和工業家均擁有大權。但都不能佔絕對優勝的地位。文官則立於這利益衝突的兩大勢力之間。亦具有不小的勢力，投効於國家。

軍人的理想祇在戰爭的時候纔佔優勢，經濟的利益在平常是傾向自由主義的，所以政府對

工業的監督會漸次弛緩下來，但斷不至於完全消滅的，後來與經濟利益有多少關係的政黨漸漸變成受人非議的團體，於是政府的干涉又復增加。『滿洲事變』之後，加以海軍會議開會，軍人的勢力日益增加，政府的干涉遂更爲軍人所極力主張。

(二)經濟政策的原動力 日本政府之所以干涉工商業是因爲疑懼他國外交政策的結果，也是回憶『因應付國家危難加強工業發展所招來的恥辱與危險』的結果。日本的國家危難似有簡單列舉的必要，因爲西洋人祇看見日本在軍事和經濟的成功，以爲日本應當滿意，其實日本的失敗與成功一樣的嚴重，往往爲人忘卻。並且失敗是緊隨成功的事實上失敗是日本進步應出的代價。

日本被迫開放固然是日本現代化的機會，但西洋各強國所給予日本的屈辱也是日本所沒世難忘的。例如治外法權與關稅之不能自主都是日本的奇恥大辱。

日本戰勝中國之後，即被俄法德三國干涉，歸還寶貴的勝利品遼東半島。日俄戰爭，因美國從中作梗，日本也不能絕對勝利，被迫放棄賠款，滿洲的根據地和北庫頁島也不能保有。

凡爾塞和平會議，勝利的協約國所熱望的種族平等的保證竟被拒絕，日本戰勝德人獲得山東的榮譽也成爲泡影。華盛頓海軍會議，日本被迫放棄日英聯盟，放棄曾經佔領的俄國土地，宣言海軍平等。日本最近的國際勝利，如製造滿洲傀儡國和國際貿易的大發展也仍在恐慌危懼之中。日本時常相信世界對她敵視，妬忌她的成功。惟一解決她的困難方法，祇有向亞洲大陸太平洋和日本三島以外富裕的世界發展這一條路。

在內部壓迫外面抵抗的嚴重局面下，日本工業的發展非常困難，日本政府干涉工業也特別利害。這便是國家幫助工業的背景。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日本政府干涉工業的力量是有增無減的——或者完全統制也未可知——增減的程度則看國內外困難程度的增減而定。

(二) 幾種補助金 西洋人常說日本出口貿易有些是直接受政府補助的事實並不如此。東京東方經濟，一九三四年八月號說：『我們出口貿易的成功是過去許多年來政府和人民同心協力的結果，這種事實不應忽略。』

政府的協力是甚麼呢？政府每年補助航業達一千萬圓這是惟一重要的直接財政補助。這種

補助是一種積極鬭爭的政策，現在本來很常見的，許多國家對於商船隊的補助也許還要更利害些。日本的出口貿易無疑的都因為這補助而得極大的利益，利益的分配又是很巧妙的。

幼稚的汽車工業，從軍事的觀點說極為重要，也受補助，但為數甚微。其他各種工業的補助，總數恐怕還不及航業補助的多，所以祇可當為一種間接的獎勵金。

日本政府已經不再給予私人工業以現金補助，也並不自行創辦新工業。政府的投資祇限於煙草鐵路等項；甚至大規模的鋼鐵業曾經政府經營數十年，非耗巨資不能發展，在政府經營之下久已成爲失望的事業的，現在也獨立起來了。自然政府還保有資本的股額和相當的權力是無疑的。鋼鐵工業因為與國防的關係太重要了，所以經營不易，雖然可以繼續享受免稅的待遇但不能增加價格，有時連利潤也沒有的。

除了這種財政補助之外，政府還採以下的方法幫助工業：第一便是關稅政策。高關稅政策使許多工業能夠供給國內市場，多少帶有國內市場獨佔的性質；其他工業最少也因為這個刺激而更加發展。這種半獨佔性質對於國外競爭甚烈的特種日本貨物保持國內市場更爲有效。一九一

一年日本的關稅自主已經西洋列強承認，入口稅向來是最低額的現在迅速增加起來。近來政府並且有權對於某種外國貨品施行報復關稅，增至三百倍。這種幫助工業的方法其他各國也一樣使用的。

(四)政府的採購 日本政府也是國內工業的重要主顧，人民購買能力比較疲弱的時候，有政府鉅量的軍備需要和公共事業的大批必需品，便可以彌補缺憾，所以國家的力量是一個極偉大的主顧。政府購買力和國內人民銷費力對於日本出口工業的關係如何是不可不知的。

日本工商會社社長木村一九三四年於某雜誌發表一文說：『近年來，全部工業製造品百分之二十銷售國外；』經濟專家竹內在他所著的出口統制一書（祇有日文本）則謂銷售國外的製品實佔百分之二十二。以出口統計和生產比較，後者似更可靠。陶器瓷器百分之九三·三銷售國外，生絲則百分之七六·二，棉織品百分之五一·六，襪百分之五一·五，人造絲織品百分之四五，絲織品百分之一九·七，毛織品百分之一七，電器百分之三三。

政府對工業生產的購買力可以從預算約略估計出來。現時政府經費的過半數為薪俸，卹金，

公債利息等項；其他一半包括軍備、建築材料、國有鐵道材料等，每年對於國內工業的購買約爲七億五千萬至九億圓之間，約佔全國製造工業價值的百分之十四至十六。所以全國工業購買的分配約爲：政府購買百分之一四至一六，國外定購百分之二二，國內私人消費百分之六二至六四。

但公務員、兵士、水手這些消費者是直接倚賴國家的，因此，國內市場的私人消費或者沒有上述數字那樣大，事實上或者祇能夠吸收全國生產的小半數。這些辯論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但我們以此爲背景可以了解日本現時以國家資本主義爲基礎求達改造日本工業的一種趨勢，隨後當詳加討論的。

東京橫濱外國貿易局一九三三年的年報說：「高關稅壁壘之外，政府一切採購復完全限於國貨，不問價格的高低。」國家的大量購買對於日本工業的重要和加強日本工業國際競爭的能力，於此更加明瞭了。不過這種方法仍不是日本所獨有的。

(五) 薄稅 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是增強日本工業對外競爭能力的，和其他國家比較，日本的工業徵稅較爲輕薄。

第一，現在農業的課稅比較工業的課稅重。據帝國農業協會最近所編輯的中央和地方對於農業和工業課稅的比較數字，農業的收入和工商業的收入同爲二千圓，但每年的課稅，農業約高於工商業的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農業的收入五千元則課稅約重兩倍；同時十萬圓的收入，農業的課稅比較工商業要高四分之三。

第二，日本因家族制度盛行，西洋各國預算中佔重要地位的社會福利費在日本幾乎是沒有的。並且日本沒有戰債的負擔，西洋各國戰債利息的支付佔預算中次要的項目。『滿洲事變』和增加海軍軍備的額外經費並不出於加稅，而出於公債，是前文說過的。日本預算三分之二出於普通歲收，主要的收入是間接稅，關稅，郵政，鐵路，和專營事業。直接稅包括所得稅，地稅，盈利稅，資本利息稅，和遺產稅等。一九三四年直接稅祇佔政府支出百分之十四。

這種稅制的目的在發展日本的工商業是無疑的。個人所得稅每年收入在一千二百圓以上者百分之二，每年收入在二萬圓以上者漸增至百分之十三，十萬圓者百分之二十一，四百萬圓以上者增至百分之三十六。

合資公司須繳納所得稅百分之五，盈餘稅百分之三四。此外合資公司每年溢利如超過資本百分之十，則另課溢額溢利稅百分之四。溢利收入如超過資本百分之三十，則溢額溢利稅可增至最高額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的預算溢額溢利稅收入已經大增。

日本每年全國稅收（國家、地方、市均包括在內）平均每人負擔十八圓（一鎊六先令），約等於英國二十分之一。但日本現時對國防上的耗費也和英國相等。

（六）政府的信用放款。現代化的初期，私人銀行迅速發展替國家做工業的財政後盾，英國情形適相反，德國則相似，日本的私人銀行自始即與工業發生密切的關係。政府建立或幫助特別銀行以組織農工業信用放款，供給現金於中小投資事業。這種信用放款常需擔保品，但其他方法的信用放款也有。國家特別銀行對於私人大銀行的壟斷趨勢也具有相當的牽制作用。

日本的特別銀行著名的如：橫濱正金銀行（專營國外匯兌事業）、日本抵當銀行、日本勸業銀行、產業組合中央金庫和其他許多農工銀行皆是。現在特別銀行的存款約佔普通銀行六分之一，特別銀行的公債和貼現總額佔普通銀行三分之二，特別銀行的投資事業則佔普通銀行的半

數。

特別銀行已收集的資本約佔普通銀行的三分之一，運用的資金多從發行銀行債券得來。特別銀行的大部份債券都存在大藏省預金部的手裏，預金部除日本銀行之外幾等於第二個中央銀行，主要的營業是經營郵政貯金銀行的巨額存款，這銀行是歸預金部監督的。

除卻一切政府的供給，日本的信用放款都是很昂貴的，因為所有資金的積聚都是為工業的需要用的。不過近來日本的國際競爭能力在這一方面也大為增進。政府的『有利的通貨膨脹』幾乎完全限於銀行的信用放款，這已經使通貨的利息減低。短期放款平均低跌一半，貼現低五分之一，商業銀行債券約低七分之一。一九三四年年底貼現和商業銀行債券仍然從百分之五·五低跌至百分之六。

這樣的平均數對於中小工業家仍然是異常昂貴，對於農業信用放款也是一個非常的高率，惟有大經營的工業家或者和大金融接近的附屬工業卻是極為適當的利率。就下列數字看足見一九三四年底中小工業的信用放款，利息是非常高的：一家中等的私人銀行，借款二千圓每年利

息竟達百分之九·八五；半官式的日本抵當銀行對於抵押的中小債款要求利息百分之六·八。半官式的日本勸業銀行對不足十萬圓的有抵押借款每年要求利息百分之七·三，無抵押借款則百分之八。日本銀行雖正式規定商業債券的銀行利息爲百分之三·六五，但這些銀行都不去理會的。

(七)政府對於工業組織的鼓勵 日本工業派別分歧，競爭劇烈，於是有兩種勢力使之改組混合。第一種勢力爲大規模的銀公司，以下將加討論。第二種勢力爲政府，日本政府取法德國扶助各種中小工業使之並存。這便是說『托辣斯』(Trusts)和『加迪爾』(cartels)同時發達，近年來政府以立法的方法鼓勵『加迪爾』的組織。曾經通過兩法案，其一影響一切國內工業或出口工業，又其一特別鼓勵出口貿易協會的組織。根據前一種法案而成立的工業協會約達五百之數。有些是改組的，有些是政府正式承認的。據東洋經濟的記述這些協會的任務如下：

測驗會員的生產力量；指定原料或半製造品的品質；生產的統制和價格的規定；製定合作規條和籌劃生產費低廉的機器；於合作基礎之上終止或分配會員場廠的生產；共用購買原料

或半製造品；調節流動資金；視營業的管理情形爲技術上的勸告。

一九三四年底根據出口會社法而成立的團體達六十七個。其中所包括之會員分子有些是輸出同一貨品的，有些是輸往同一市場的，有些是兩者皆同的；並且會員的分子包括大中小各種工業的組織在內。這種組織如腳踏車輸出協會，棉及人造絲織物輸出協會，名古屋織物出口商協會，對英印棉織品輸出商協會，大阪的日本近來輸出協會，大阪的日非輸出協會，對中美藥材輸出協會皆是。

這些協會的目的通常如下：依照市場的情形以定輸出品數量和價格；調查輸出船位與提高貨品標準；維持國外的代理商；調查新市場；扶助新出口商人；防止中間人減低賣價；會員間的賣買交涉；或向會員購買而直接賣於外國顧客。腳踏車協會則竟派日本人的家屬往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等處，脫離原來的職業，專做腳踏車的代理商。

每一會員應輸出多少，分配制度各有不同。例如：對各市場的最大輸出額和最低價格，是詳爲規定的。輸出總額十分之九是依照各會員過去一年輸出額的比例數分配於各會員的。額定分配

量之外可超過百分之二十，但須繳納特別佣金於協會。若會員所接定貨單已超過這百分之二十，則其餘百分之十若未分配於新會員仍可歸該會員所得。

兩種協會均受政府的補助，近數年補助金的數目達七百萬元之多。政府補助的特殊目的之一在彌補國外代理的一部份費用。

兩種協會均得免稅，並且可以向大藏省預金部或特別銀行借低利息（多在四釐以下）的債。政府亦可以保證向以合作爲目的的銀行舉債。尙有一事不可不知，即根據出口保險法如果銀行已出口冒險至受損失政府須負賠償百分之七十的責任，尤其是在新購日本貨的國家冒險，如有損失，政府必須負責。因此數百萬圓的出口單銀行無不樂於貼現。

依國家的規定，兩種協會會員都是強迫性質的，未入會的須被迫入會，既入會的須服從多數決議。但這種法律澈底實行的並不多，現在政府對於工業方面似乎並沒有極大的勢力，內閣裏的商工省直接負施行這些法律的責任，似乎並不認真。規模偉大的有力量的行廠或其附屬公司時常侵犯沒有力量的小組織，加迪爾間與各協會間的紛爭成爲常事，生產額雖經規定但時常沒人

遵守，並且輸出協會的努力時常被外間反對，近來有人準備在高麗製造，在高麗輸出，好和國內的輸出協會競爭，即其一例。

加迪爾對於一部份的工業家是有利的。這種運動漸漸興起，已經蔓延於中等工業之間。上述的協會簡直可以叫做行會，行會在日本的習慣上是一個舊制度，所以對於工業的前途極關重要。若果有一個有力的政府做後盾，協會的發達是無可置疑的。現有的各種法律，若要建立一種合作的經濟制度是必須加緊實施的。

發展這種協會於日本的國際競爭並無妨礙。反之，輸出商時常不顧血本的削價不僅有害於互相競爭的人，也是自殺政策。協會的作用並且可以代表日本作國際的談判使日本的輸出受合理的限制。有些協會組織的目的本來是如此的，對英印棉織品輸出協會即其一例。這種日本式的特殊組織若果能夠刺激西洋的工業家也組織同樣的團體，則世界貿易或將有更良好的基礎去發展。

第八章 三井及其他

(一)日本最有勢力的托辣斯——三井爲日本勢力最雄厚的商行，握有全國出口貿易之半，入口貿易額所佔亦不少。據說日本和偽滿的貿易總額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經過三井的手。這是東京官方告訴我們的，卽最實在的估計也不會比這個數字低許多的。

具有偉大力量的三井商行大部份仍然操縱於三井族人的手。祇有那些受補助的公司，三井纔把些股份公開。他們很少募集資本——因爲他們自己甚麼都很充足——他們的投資是很有名的。

三井商行在日本的出入口和國內貿易均佔領導的地位，擁有許多規模偉大的批發組織，經營各種工業製造品的賣買，還有現代的百貨商店，鉅額的商船隊和貨倉。並且操縱鉅額的銀行存款，有許多大保險公司從國內外吸收資金。

三井族於三百年前放棄了封建的階級榮銜，把劍甲換成尺度算盤，於是開始做小賣買和錢

商。國家開放後，國際自由貿易和皇政復古同時並出，這時候三井是惟一積貯資本和有營商經驗的族人——不過以現在的標準來說他們的資本和經驗自然都很貧乏。三井和新政府合作，做政府的顧問和債權人，近數十年纔大規模發展起來，以前一兩世紀都是規模極小的。

三井的商業組織現在已經遍布世界，國外許多工業中心都有他的批發支行。一個日本現代的最大財政托辣斯是從三井的匯兌銀行發展而成的，過去他對於封建的戰爭堅決拒絕參加，對於皇政復古卻赤誠扶助。

三井全盛時代，經商和放債誠爲事實，但並非最重要的事實。最近三井已經變成全日本最大的私人工業投資者，擁有最大的煤礦和鐵礦，許多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都在他們手裏，他們還有船塢，建造廠，機械廠，電氣工廠，化學工廠，大森林，紙廠，人造絲廠，士敏土廠，麵粉廠，紗廠，農廠。幾乎各工業部門他們都佔極大的勢力，控制大部份的生產。

三井商業的組織最偉大的首推三井物產會社，這會社從外面吸收許多貨品，加上本身生產的貨品，所以日本各種各色的生產品都蒼萃到這個商業組織來。現代工業的製品，小市場的製品

和家庭工業的製品，無一不備。可以說一切日本製造的商品都由三井的世界商業組織銷售於國外市場，國外製品之輸入日本的也很少不經三井商行之手的。

三井的買賣，不僅爲他們自己，也爲互相競爭的商人，也爲輸出協會，也爲政府。三井是到處有他的勢力的。

三井商行的組織和政治的單位一樣。好幾世紀以來便有他自己的憲法，並且時加修改。這一族的份子（現有正系旁系十一支）到了成年的時候必須對憲法宣誓，誓詞如下：

余謹以至誠誓於歷祖歷宗的靈前，余誓服從祖宗的遺訓，光大吾家族祖傳基業，永遠勿替。余既爲三井家的一員，余必謹守吾家的法規，不敢輕於變易。歷祖歷宗實式憑之。

(二)三菱 三井在日本，仇敵多過朋友，若果沒有第二個大資本集團，拚命反對他，打擊他，妨礙他的勢力，三井的發展也許不限於現狀。並且如果沒有另一個工業集團阻止他的壟斷，則三井也不至於無力壓服國民的反對。

三井的對頭便是三菱，三井係家族的名稱，三菱商行的名稱則起於前世紀後半期，創始者爲

岩崎彌太郎，另有助手兩人，三井和三菱不論在日本國內或世界其他商業中心無處不處於競爭對敵的地位。三井常與日本最大的政黨政友會相提攜，三菱則常與力量較為薄弱的政黨民政黨相結合。利用兩大政黨及其他方法，這兩大商行在日本政治上顯示極大的勢力。

三菱和三井一樣至今仍然是大家族的投資，不過岩崎男的家族卻是時常最佔勢力的。最高幹部的參謀團纔是真正的領袖，三菱和三井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最高幹部許多都是聰明能幹的人，但這兩個商行的權力和利益是無法相等的。三菱的國外貿易活動比較三井要差些，但也有一間日本國內最偉大的銀行，和這銀行附屬的保險公司，爲他吸收外間的資本。三菱也有大礦山，重工業，和航船。日本最重要的航線——世界最長航線之一——也歸三菱所有，即日本郵船會社，機器工廠，飛機製造廠，玻璃廠，紙廠，電氣工廠，糖廠，紡織廠，及其工廠，三菱也無一不備，此外三菱也是日本一個最大的地產公司，擁有許多土地。

住友和安田亦家族商行，有大銀行做他們投資的後盾，地位重要，僅次於三井三菱。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家族商行能夠在日本對外貿易上佔大勢力的了，合計這些財閥家族所操縱的日本

經濟資金實居全國的半數——三井和三菱則約佔四分之一。

這些有力的家族商行，並不是日本現代工業集中壟斷的惟一象徵。除了這些直的組織之外，還有橫的集中的大組織，使這些大家族能夠多少有些協調合作的可能。因此全國的銀行組織便居於『五大』操縱之下，『五大』的資本都相差不遠，其次序爲住友銀行，第一銀行，安田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日本有力的紗廠協會，其中紡錘有百分之五十五操縱於五個大廠手裏，生產品之操縱於五個大廠的達百分之四十七。全國的人造絲現佔世界第二位，也操縱於十五個大廠，這十五大廠結合成爲一個加迪爾。造紙工業則幾乎全在一個大商行的手裏。現代工業的趨勢傾向集中，經過前述最後一次非常時的刺激，現在繼續在發展中。但另一方面『舊日本』的工業仍然分裂爲許多小型投資，不過也牽入這運動的渦漩中，因爲他們生產品的出賣和原料或半製品（例如棉紗）的購買以至於信用放款無一不漸漸被少數大商行所操縱壟斷的。有時合作社或中間人則簡直直接和大托辣斯發生關係。

(三) 利潤 日本的小工廠想在製造成本和國外市場賣價之間，覓取利潤，極爲困難。若果自

已直接輸出則對於代理人或中間人須支付高額的佣金，對於國外顧客取價非比大工廠較高不可。因此輸出協會的另一任務爲設法減少大工廠與小工廠的利潤差別。這種努力是不可少的，中小工業因爲利潤太低之故，許多小資本家遂不得不對於勞工和雇員加重剝削，他們所謂利潤比西洋或日本大工廠的雇員薪金還不上。可惜這種中小工業的利潤還沒有數字可以表示出來。但就零碎的印象和許多徵狀說，除少數例外，中小工業的利潤比日本的現代工業遠不相及，是可斷言的，試略加研究之。

三井商行所編輯的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各行工業聯合證券公司一千二百五十所的利潤統計，平均的生利額爲百分之九·八。這統計所包括的商行約超過全日本聯合證券公司資本的三分之一。書中各行的平均利潤如下：

銀行 百分之 一三·二

商業 一六·九

航業 五·二

礦業 一二·七

藥材 一二·六

紡織 一六·九

人造絲 二九·〇

機器及工具 一五·三

玻璃及陶器 二二·四

紙業 一四·二

上述平均數，其中少數屬於大投資的，利潤當然更高。試加檢討如下：

銀行界，三井銀行爲百分之一九·一，三菱銀行爲百分之一九·九，住友銀行爲百分之二三·

七，均以他們的資本額爲標準。

三井信託公司的利潤爲百分之三〇·一，三菱信託公司爲百分之一七·九，住友信託公司爲百分之二六·二。

商業界，三井商行及國外支行利潤為百分之一三·三，三菱及其國外支行則為百分之一九·二。

紡織界，日本最大的現代紗廠鐘淵利潤達百分之四〇·三，福島則為百分之二九·六，東京人造絲廠達百分之四二·五，倉敷人造絲廠百分之五五·四，昭和人造絲廠百分之六七·四。

其他工業的利潤尚有可紀述的：豐田織機廠百分之二八·三，日本染料廠百分之二四·九，日本汽水廠百分之二六·八，日本鋼管廠百分之四九·八，三井礦務 百分之一七·一，三菱礦物 百分之二〇·三。

出口興盛並非利潤增高的惟一原因，近年來貿易興盛繼續未已，則利潤尚未到達最高點，滿洲事變及海軍問題發生後，軍需工業的興盛實直接或間接影響利潤的高漲，可以無疑。

這種數字對於推測日本未來的出口貿易極為有用，由此可知日本的現代工業既有如許高厚的利潤，如果日本的出口貿易備受抵制，則日本貨的售價實際上仍舊可以減低。並且，大工業的公開或祕密存款於興盛時期早已積貯甚豐，上面所列的工業界所佔的工業平均利潤祇得三分

之二，經過前述的非常時，日本工業已經熟知如何應付艱危，他們於必要時可以極力削價平沽，小工業未達到這種標準的削價自然不可能。

第九章 原料戰爭

(一) 國外來源 製造日本出口貨的原料，是三分之二來自外國。以日本對外貿易的統計爲基礎，可以看出已成出口貨的過半數係外國原料製造，四分之一大部分從外國製造，又四分之一則從國內原料製造。

日本售賣於國內的工業品四分之一係外國原料所製造。據一九三三年商工省的工廠統計，去年原料的銷費總值三十四億一千四百萬圓，外國原料及半製造品之供再製造用者共值十億零四千萬圓，約佔百分之三十。

現在日本出口貿易所賺得的錢百分之九十五用於購買原料及半製造品之供再製造用者。日本缺乏原料，據官方的意見，這足以阻礙日本的工業化，和人口過剩一樣是他們的政治口號。人口過剩，資源缺乏便是日本辯護她的政治和經濟所以要向海外發展的最大理由。

現在日本依賴外國原料的程度並不嚴重，因爲外國糧食的輸入還是有限。歐洲先進各工業

國如英比德諸國依賴外國原料比日本尤大。日本現正開始製造現代工業品供給國內市場，雖日本國民對於現代工業品的需求尚未普遍，但國內原料的供給已竭，不得不需要國外原料的供給。故將來工業化的程度全視外國原料的供給如何爲定。日本的農業對於糧食的生產亦已近於最高度。這便是說人口增加，生活程度提高（現在日本生活程度仍然很低），則日本對於外國糧食的需求更爲迫切。

(二)日本原料的貧乏 日本祇有一種原料——生絲極爲豐富。但國內購買生絲的力量還不及生產力量的十分之一，所以就日本說生絲並不是一種重要的原料。自然日本國內不少絲工廠，並且生絲和絲製品的出口也有相當的數量，不過絲的出口貿易仍然不能夠大量的發展，因爲許多國家用高度關稅限制生絲和絲製品入口，使民衆無從購用。

最近還有兩種原料的供給頗見豐富，一時不至衰竭，便是煤和銅，工資雖低，開採成本卻非常之高，因爲礦場不佳，煤質甚劣，不適宜於做製鐵使用的焦煤的生產。電力的製造多恃水力，可以補煤產之不足，這是可以發展的。所以煤和銅的入口量將來不免漸漸增加。

其他原料日本一概缺乏，木材最少缺百分之四十，鋅缺百分之五十五，煤油缺百分之六十五，錫和大麻缺百分之八十，鐵礦缺百分之八十。日本鐵工業的熔鑄力即使外國鐵礦能夠充分供給原料，仍缺乏生鐵百分之三十。

棉，羊毛，樹膠，毛皮，鉛，鋁，日本簡直是沒有的，這些原料非由外國輸入不可。英國情形也相似，但煤鐵較富，其他原料或較日本更爲缺乏。德法意及歐洲其他小工業國無一不需要輸入原料。惟美俄爲日本兩大強鄰也，即日本的假想敵，這些原料最爲豐富。中國是和日本政策最有關係的國家，是日俄美三國明爭暗鬪的肥肉，也有極富厚的資源可供開發。

(三)經濟的希望 一切工業國家皆以獲得原料爲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循此兩途以研究日本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是很有趣味的。

先研究經濟的希望：日本工業競爭的能力並不因爲缺乏棉，羊毛，及其他原料而發生妨礙。處現經濟制度之下世界幾乎永受生產過剩的苦，永無貨品缺乏之慮，原料的供給是很充分的。許多工業生產離原料的來源很遠，因爲工廠是設立於勞力廉而美，資本容易利用，購買力大的地方。

的。美國的棉工業近來開始移近南部植棉地帶也是這原因。

和日本競爭的工業，尤其是在歐洲方面，他們的原料大部分和日本一樣要向國外的世界市場購買：棉花向美國南部，英印，埃及購買；羊毛向澳洲，紐西蘭，南非，及阿根廷購買；毛皮向南北美；樹膠及錫向荷屬東印及海峽殖民地購買。「世界價格」對任何顧客都是一樣的，輪船運費的差別則並不甚多。這是說，從原料購買言，日本和英國及其他競爭者所受的待遇並不兩樣。

但是，日本居然能夠以較廉的價格購買某種原料。據棉業考察團報告書，一九三一年英國遠東經濟考察團的報告，日本棉工業的原料費較為低廉，因為日本所購買的生棉是略為攙雜標準較低的。並且「日本購買這種標準的棉花，當轉到紡紗工廠手裏的時候，比較其他各國紡紗工廠所出的價格也較低廉（常為百分之三至五），即原產地如英美印度的紡紗廠也往往比不上。

這因為日本的棉花進口百分之七十操縱於三家大商行的手裏——這是國際貿易效率上惟一無二的成功——同時日本棉工業各種製造品出口也有五分之二在他們手裏。這幾家大商行和棉工業的競爭能力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設法售賣生棉於紡紗廠使價格比較美國或印

度的正式定價還要低廉。因為他們是原料產地的國際大顧客，他們購買原料得受折扣的優待，他們把所獲的折扣轉讓於廠商。他們所以把廉價的原料供給工業家，因為希望他們自己的出口利潤能夠再增加。這些商行並且時常把代理的佣金盡量減低，反之英國和其他國家許多大小取佣的代理者對於他們的耗費和利潤是時常卸在工廠身上的。

此外許多其他原料用同一的方法由幾家和出口利益有關係的大商行集中購買集中輸入，然後廉價轉售於製造的廠家，這種專營的大制度祇有蘇俄的政府統制對外貿易或者可以優越些。日本的羊毛輸入操縱於六大商行之手，同時毛製品的出口也是這六大商行獨擅其利，這種情形即在其他工業也是常見的。

另一方面，日本因為戰略的關係開採本國的煤銅鐵礦，以至工業上得不到競爭的好處。因為日本的工資雖低，但煤質甚劣，故生產費頗高，銅礦的開採情形也一樣。國內煤鐵的生產費既高，從外國輸入鐵礦，運費亦重，這皆對於日本的鐵工業不利的。因此日本的製造工業對於煤銅鐵等項原料遂不能享受世界市場的平等價格，因擴張軍備的原故而受相當的犧牲了。

日本主要糧食米的生產也有同樣的情形，鄉村的生活標準雖然很低，但米的生產費很高，外國輸入國內市場的穀類價格還要比國內的米便宜。煤銅鐵的生產費高，主要糧食的米生產費也高，這是日本工業全部受到影響的。

日本的工業和國外的工業比較，關於輸入原料方面情形較好，但國內原料的供給則極為不利，可見日本受自然的待遇並不優厚。

(四) 搜尋廉價原料 現代工業是否仍然以原料的價格為競爭上的重要因素呢？一件棉襪，商店裏賣價六先令，批發的價格不過四先令六扁士，生棉及其他原料所值不能超過九扁士，其餘的價格主要的都屬於勞力和利潤。各種品級的棉紗價格所包含的原料費從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半製品的棉貨價格也包括原料費百分之五十。但既成產品，勞力及其他生產費是比較原料費高過的。賣價一百鎊的機器或賣價二百鎊的汽車，原料費不至超過一百先令或二百先令。既成產品的價值愈高則原料費既成產品價值的百分比愈小。光學儀器及其他需要高度技術的產品從原料以至既成產品其間原料費和鉅額的勞力費及資本比較起來是極輕微不足道的。這便是需

要高度技術的勞力去生產的工業何以能夠遠離原料產地的原因，這些工業能夠接近勞力和資本的來源能夠接近銷場以求發展，這便是惟一的要素。這也便是工業競爭上，工資的差別比原料費的差別更加重要的原故。關於工資日本的情形是比較和她競爭的國家爲有利的。

但原料費對於日本工業現在已漸次增加其重要，不祇因爲競爭劇烈，成本上最少的便宜也不容忽視，最要緊的還是原料費和全生產費其他項目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了。生產過程盡量使用機械之後，成本較廉（換言之，即勞力費的節省），原料費又變成成本的重要因素。製造襯衣或汽車的勞力費如果能夠節省是因爲工廠裏已經裝置節省勞力的新機器。購置機器和維持機器的費用自然不能不因而增加。不過要點在乎這些費用的增加不至和勞力費的節省那樣大，因爲機器能夠使全部的生產費減省。否則沒有製造家敢於冒險投資，使工廠合理化了。

日本的工業自從合理化開始之後原料費的地位即相當的增高，有許多例子可以證明，尤爲顯著的爲人造絲。一九二八年至三三年人造絲工業的原料費於總生產費當中增高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二十八，但同時工資卻從百分之二十五減至百分之十二。

國內外的競爭迫到工業趨向合理化——即技術進步，投資容易積聚的發展——於是工業的競爭力量，工資所佔的地位漸次減少，原料費所佔的地位漸次增重。

此種重要發展既了然於心，請再向供給問題的政治希望一加研究。

(五)政治的希望 一個國家既多少依靠他國輸入原料，即不免有時被斷絕外國供給的危險，尤其是當戰爭的時候危險更大，一旦輸入斷絕則不祇感覺不便而已，簡直成爲生死的關頭。日本即處於這樣危險的地位，或理想以爲處於這樣危險的地位。這種事實和這種感覺，並不因爲能夠從中國可以獲得煤鐵，從馬來亞獲得鐵礦，從亞洲南部獲得樹膠，或者到戰爭的時候日本的船隊能夠保護許多貿易線，而有所改變。日本之所以不計較經濟上的不利毅然發展本國的煤鐵工業便是爲此。日本的工業化已日加擴張，國際上已漸漸成爲列強之一，於是她的政治家逐漸決心造成一個原料自給自足的獨立國家。日本之所以製造偽滿洲國，高唱『日滿經濟集團』其目的大都在此。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在滿洲的非法行動最大的原因因爲她在滿洲所擁有的原料僅從投資得來，她不能夠操縱滿洲的政治，似乎有些危險。所以『九一八』的行動是日本

經濟獨立的重要行動，自然，這或者並不是最好的行動。

(六) 偽滿洲國 滿洲的富藏現在還沒有確實知道，在東京有一種笑話，說滿洲的富源好比從空氣中製取氮氣，是取之不竭的。這自然不是確實的報告，但滿洲蘊藏之厚也可想見了。滿洲的煤鐵比日本豐富是實在的，但質量並不佳，生產費也並不比日本廉。總言之，滿洲的煤鐵和日本的

一樣是不宜於重工業用的。

滿洲沒有煤油，理論上滿洲的油層岩或者可以生產煤油，滿洲的煤加以氫化也可以變成煤油，但這兩種方法生產費都是很高的。滿洲適於植棉的地方有限，能夠以低廉的生產費供給大量的棉花與否也不無疑問的。理論上，偽滿所屬的蒙古地方最少可以生產大量的羊毛，但欲實現此種計劃，必先使蒙古的游牧民族肯改良羊種，然後所產的羊毛纔適於工業生產之用。現在這些民族堅決反對改變羊種，因為羊肉是他們的主要糧食，毛皮是他們沿用已久的衣服原料，羊種改變於他們是極大的損失。

交通大量開發之後，滿洲的木材確是價廉物美蘊藏豐富適宜開發的惟一資源。這裏不想討

論增加滿洲的農業生產問題，但須知日本的食米習慣如果能夠變更則滿洲的農業或者可以供給更充分的糧食於日本，滿洲宜於發展畜牧業，日本所缺乏的皮革是可以取給於此的。

除非此後有新的發見，否則滿洲對於日本工業所能夠供給的主要原料仍然和日本國內一樣是煤銅鐵的礦藏，在政治和軍事上是重要的，在和其他國家競爭的經濟意義上與其說是一種資產不如說是一種負擔。滿洲缺乏許多原料和日本一樣，開發滿洲在最近的將來對於日本的國際競爭能力並無影響，這是可以斷言的。偽滿已經變成日本的負擔，尤其是因為爭取原料之故至軍事和政治的經費增高不得不減少經營工業的經費，更為顯明。

但是那些相信滿洲可以解決日本問題的人，親手製造滿洲傀儡國的人，並不是對外貿易的專家，祇是軍閥，這些軍閥希望奪取東三省做他們亞洲大陸的國防根據地，造成日本統治的『日滿經濟集團』，他們相信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他們的動機是政治的愛國的，他們對於利潤絕不留心。他們所做的事若果能夠使他們的國家近於自給，好比他們過去不絕的發展重工業一樣，他們是不惜犧牲許多出口利益的。

日本政府補助重工業是由軍閥負重大的責任。若果國家自給在軍略上認為滿意，並且工人不至失業，則日本的軍閥對於全國生活標準之低下是並不介意的。他們樂於看見日本和外國的市场減少關係。國際競爭使國內感受許多壓迫，這些人從軍事和社會的觀點來看似乎是必要的，在經濟上卻走不通。日本的勞力雖賤，但購買外國原料則耗費甚多，日本的軍閥知得很清楚，所以他們寧願領導一部分的國力（現在對外貿易的國力）去做國內的事業，製造新的『日滿經濟集團』至少等到日本的經濟和政治能夠確立於更高的水平線之上，無須求食於國際貿易，纔肯罷手。

若果滿洲的資源不能夠使日本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則日本的軍閥不免設法擴大『日滿經濟集團』的範圍，把東亞富源之地悉數包括在內。這個政策的實行如果過於耗費並且危險，則他們不免回到供給問題的舊商業解決方法：即增加日本的出口以彌補增長末已的入口高潮。

（七）政治和經濟 就長遠說，日本的原料問題祇有政治方法纔能解決是可能的。一九三一

年日本的外交家在國際聯盟辯護她的滿洲政策說：『老實說，我們擔憂先進的工業國能否長久繼續供原料於我們自己互相競爭的工業，這擔憂不是沒有理由的。』其實這擔憂在長遠的將來或者不免實現。現在世界經濟組織如此衝突混亂，將來或者會團結成爲若干政治經濟的大集團，那時候，現時這種生產過剩的現象是不復存在了，每一集團之內，生產者和原料消費者之間成立有組織的交換。若果日本並不屬於某一個集團，那末她的地位確實有些嚴重的。

我們至此可得兩結論：第一，日本出口貿易之能否發展，全視日本軍閥對於國策所具的勢力之或增或減。第二，以政治方法解決日本原料供給問題很難滿足日本工業的經濟需要。因爲爲政治的理由而獲得原料，比較向世界市場購買還要昂貴的。

日本目前不能不依恃外國原料，她愈向滿洲投資，愈因爲原料的供給而準備作政治的奮鬥，則她依恃外國原料亦愈大。另一方面，則輸入的增加又常爲發展出口貿易的主要刺激作用。

第十章 市場戰爭

(一)地圖的研究 日本人是『出口的銳感者。』出入口數字每月公布三次，官吏商人和一般人都熱心加以討論。十日期間外若果出口數字稍爲低跌，舉國卽爲之驚惶。

日本人眼見世界各國，一國一國的設法抵制日本出口貨，現在各種出口貨都受保護關稅，輸入限制，及其他貿易障礙的影響，因此漸感不安。

國外的抵制本來對於日本並無大害，日本雖因爲輸入過多，想得新市場以供輸出，但當別的国家對外貿易衰落時，日本的全部出口曾經增加過的。但日本所想的是將來，國內的壓迫日日增加，雖經種種努力，出口市場因爲種種的障礙是必然漸漸縮小的。

於是東京政府想在世界地圖上尋求一條新出路。辦公室的牆壁上或辦公桌的玻璃塊下，都常看見世界地圖。

亞洲大陸東面，有紅色的三島卽爲日本，亦卽日本人的世界中心，何處爲此世界中心的市場

呢？大不列顛帝國加緊經濟壁壘抵制日本出口的洪水，蘇俄則傾向經濟自足，美國則賣於日本的多過買於日本的。中國天然的富源未經開發，工業未曾發展，誠爲日本最重要的市場，但在最近的將來，政治上的敵視心理和西洋在中國的潛勢力，都不容易克服。中國之南爲富厚的熱帶國家如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海峽殖民地等，原料的豐富和市場購買力的偉大尙未完全發展，這些國家統治於工業發達的列強，對於日本的出口貨物也已經漸次表示拒絕。

在非洲、亞洲和中南美洲地圖上有些地方，列強的顏色並不濃厚，似乎是有希望的新市場，但這些新市場也有原來的商業關係，新的出口家如果不是同時購買他們的生產品的，他們並不歡迎。並且這些新市場的出口貨是咖啡、肉類、椰子，對於日本沒有大用處。故日本的出口貿易對於這一方面也沒有大希望。

因此日本集中注意力於她所征服或控制的國家。台灣、高麗，本身已經需要輸出的市場，再不能變成日本貨的大銷場。故就經濟言被征服的國家於日本並無利益。此外關東州則不過是日本侵略滿洲的前哨，滿洲則本身有長期的投資，必有一日須銷售自己的生產，不能長久做外國的市

場，永遠和現在一樣銷售日本貨物。因此日本非多得海外的市場不能解決未來的問題。

海外貿易專家再三研究世界地圖，始終得不到新的出路，將來的許多問題得不到真正的解決，地圖上既然處處碰壁，於是不得不緊握各種政治經濟的機會向前奮鬥。日本這種爭取世界市場的奮鬥，真正的成功安在呢？

(二)競爭貨品 日本現在的出口貨比較一九一四年已經增加五六倍，如以一九一四年的出口為指數一百，則出口貿易的發展如下：

一九一四年	一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二一〇
一九二八年	二五四
一九三二年	三二五
一九三四年	五五五

日本所佔世界工業貿易的數量現在幾為百分之十，有些產品尚不止此數，例如棉織品則竟

達百分之四十僅次於英美德法四大工業國的總數量。這四大工業國的總數量實壟斷世界棉織貿易的三分之二。

根據日本銀行的批發價格指數，價格水準的變動不算，則一九三四年日本出口貿易的總值比較一九一四年增加三倍半。日本全出口貿易則僅佔世界出口貿易的百分之三。這兩種數字若果和通常一樣用以測量日本出口貿易所佔的國際地位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比較並不注意到競爭貨品和非競爭貨品的差別。例如生絲爲日本主要的出口貨，在出口表上佔第二位，但對於許多工業國並非競爭貨品，薄荷腦和其他日本特產都是非競爭貨品。

反之，棉貨，人造絲，腳踏車，鉛筆，及其他日本工業品都是競爭劇烈的貨品。這些貨品漸漸佔居日本出口貿易的重要地位，因此生絲樟腦等的地位已經不及從前的重要。這種非競爭貨品必須除去，然後可以明白全部出口貿易的進步雖比較和緩，但工業製造品這方面已經有極大的成功。將日本的出口貿易和他國的出口貿易比較，須用能夠比較的貨品做根據。例如，五穀，糧食，和其他原料在世界貿易上極佔重要地位，不能夠和日本出口貿易佔最重要地位的製造品比較。日

本出口貿易的競爭貨品應該和世界出口貿易的競爭貨品比較。

用貨幣來比較這種貨品的價值也是錯誤的，因為有時日本競爭貨品的價格比較別處生產的會較低。譬如十萬萬碼的日本棉布和十萬萬碼的英國棉布對於世界棉織貿易國可以佔五分之一的地位，但英國棉布的價格比日本棉布則相差很遠。所以必需從數量上比較，真相纔明。

用這些根據，作近似的估計，可以斷定『日本出口貿易並不十分重要』這句話是靠不住的。工業上的競爭貨品（這裏指日本貿易統計所列的，在棉紗，麥粉，精糖，啤酒，罐頭食品以外的貨品）現在漸漸佔日本全部出口貿易的重要地位，近年尤甚，一九二八年這種貨品祇佔全部出口的半數，一九三四年則幾佔四分之三，並且全部出口貿易增加甚大。日本工業化迅速增加，她主要的非競爭貨品生絲則價格慘跌，這是貿易發展上一件重要的事實。

織物居日本競爭貨品出口的第一位，棉織品則又為織物中之最大宗的。日本現為世界輸出棉織品最大的國家，佔總額百分之四十，超過英國。大戰前英國棉織品的紀錄為七十萬萬平方碼，其時日本的綿織品尚不足輕重，下表可以表示戰後英日兩國棉織品發展的實情，（百萬碼為單

位)

國別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四年
英國	三、八六六	二、一九八	一、九五五
日本	一、四一九	二、〇三二	二、五六八

英國棉織品的出口已經回復到六十年前日本初由封建時代被國際勢力的壓迫而開關門戶的時代。那時日本簡直無工業可說，日本的工業先鋒纔去英國研究西方的紡織技術。現在呢，日本的綿織品已經超過英國五萬萬平方碼了！

因為經濟恐慌，又因為以前重要的輸入國現在已經發展國內的棉工業了，所以全世界的棉貨貿易已經衰退確是事實。英國蘭開夏失去大量的出口貿易，卻為進步的日本大阪所得。

日本人造絲的出口也超過英國的數字，日本生產人造絲不過幾年間事，一九三三年以後日本已經追蹤美國成爲生產人造絲的第二大國。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日本的羊毛工業尙極幼稚，毛布出口僅值二百零五萬圓，到一九三四年則這數字已經變成每月出口的平均數了。同一時期

之內，其他織物（如編織品，襯衫，汗衫之類）的出口也增加半數以上。

日本最初加入世界市場祇是生絲的出口者，第二步發展，也不過增加棉織品的出口，但不久，第三步發展，日本已經變成人造絲及其他織物的最大出口國，並且第四步發展已經開始，非織物的普通工業品輸出已經超過織物的輸出了。這種可驚的發展出現於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二、三、四年非織物的輸出祇佔日本競爭製造品輸出全額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三三年織物輸出和輸出總額均劇烈增加，非織物佔百分之四十一；至一九三四年出口總額仍然增加，非織物則增至百分之五十二。日本已經變成完全的工業品輸出國，織物已經不是輸出品之最大宗的了。

現在日本出口貨中非織物貨品的價值已經增加到一百萬磅，包括下列各項貨品：罐頭食品，麵粉，精糖，藥材及化學品，染料，顏料，鞋料，鈕扣及珠寶，紙類，陶器，玻璃器，鐵釘，珐瑯器，利器及釘，鐘及科學用具，燈，玩具。

一九三四年日本這種非織物製造品的出口已經兩倍半於製造品輸入的總額，但在一九三二年則祇佔這種輸入額的一倍。日本各種工業部門的生產都極發展，這種發展不過幾年前的事，

現在還在迅速增加之中。

(三) 英帝國市場 一九三三年的詳細統計，大英帝國入口貿易日本競爭工業品之輸入佔百分之三五·五，若以一九一四年的輸入爲一〇〇，則日本貨之輸入英帝國市場者一九二五年增至一八〇，一九三三年增至三〇〇，一九三四年增至四二八。

輸入關東州及偽滿者若包括在內，則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的分配如下：英帝國百分之四四·六，荷蘭帝國百分之十六，美國百分之一二·八，中國（滿洲在內）百分之九，其他市場百分之一七·六。一九三四年的假定數字上述市場分配的百分數稍有變更。大不列顛所輸入的日本競爭工業品祇佔這種貨品之輸入英帝國者百分之十。一九三四年下列貨品之輸入大不列顛的價值總數約三百萬至四百萬磅。即罐頭食品，襯衫料，抽紗巾，絲織，人造絲織品，編織品，襪衣，帽，鈕扣，紙陶器，玻璃，刷帚，電燈，玩具，樹膠鞋及其他鞋類，琺瑯器，腳踏車，假象牙器，鉛筆，樹膠貨品等。

大不列顛所輸入的日本非競爭貨品則約爲這種貨品之輸入英帝國市場者的過半數。即生絲，滑鞭，樟腦，木材等是。每種每年輸入大不列顛的價值約爲二三百萬鎊。

大不列顛和其他許多工業國家在國內市場和日本的競爭並未感覺利害，因為廉價的日本貨主要銷場是標準低下的國家，在那裏日本貨纔和來自英倫及其他國家的出口貨競爭。一九三四年日本競爭工業品百分之八十三輸入標準低下的國家，輸入現代標準的國家則祇有百分之十七。

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皆係高標準的國家所輸入的日本貨和大不列顛約略相等，即日本貨輸入英帝國者的百分之十。英屬印度則為低標準的國家，日本貨之輸入英帝國者除上述大不列顛，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所佔去的百分之二十外，餘數的一半屬於印度，每年價值超過一千二百萬鎊。還有一半則平均分配於英屬非洲各國——埃及，南非洲，及英屬殖民地如海峽殖民地，香港，錫蘭，英屬婆羅洲，伊拉克，巴勒斯登，亞丁。各種日本貨均輸入這些國家，最主要的自然是棉織品。

驟視之，日本在英帝國市場的商業地位，概括來說，頗為不弱，因為她從英帝國所輸入的多過她所輸出的。一九三三年日本對英帝國貿易入超幾達百分之二十，一九三四年入超仍為百分之六·五。但最近日本對英帝國各邦個別的出入口關係，則是有利於日本的。日本和大不列顛，非洲，

近來英屬各邦的貿易便是如此。日本和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婆羅洲的貿易則恰相反，因為這些國家都是輸出原料於日本，輸入工業品為數很有限，故不利於日本。以後將述及的一九三四年的協定，也使日本對英印的貿易平衡有利於印度。

日本和英帝國錯綜複雜的貿易關係也便是日本在世界貿易地位的縮影。雖然日本的輸入超過輸出，但日本不能利用這種事實以保護她的輸出，因為日本貨品的主要顧客和原料的主要供給者並不是同一的。現在，許多國家往往對於某一國家的購買多少，須視該國對於本國的購買多少為衡，故『互惠』遂成為日本貿易政策的先決問題。這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須適應對方的要求，一方面又須滿足自己的需要。

(四)經濟休戰 英屬印度和荷屬東印度均決心抵制日本貿易的發展。除日本和偽滿之外，銷售日本工業品最多的便是這兩處。日本貨在這兩處奪取英荷貨品的市場，同時這兩處以原料供給日本，尤以棉紗為大宗。日本棉織品輸入英印和英國棉工業競爭已造成重大的問題。

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入英印的棉布達六億四千萬平方碼，為空前所未有。印度的棉布入口稅

亦增加至百分之七十五以爲抵抗。於是日印長期談判從此開始，最後於一九三四年春，成立經濟休戰協定。這協定祇限於棉織品，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期滿，期滿前當續行新談判。日印在德爾希（Delhi，印度帝國的都城）的壇坫爭論遂成爲歷史上最重要之一頁。

日本在此次爭論中所恃爲武器的有二，第一，日本係印度生棉的大顧客，若果大阪的工業家杯葛印度生棉，則印度立時發生大影響。其次，日本廉價的棉織品事實上或理想的受印度民衆的歡迎。日本人因爲默計這種歡迎，故對荒木陸相所說的日本無論在印度或亞洲任何地方不能忍受白種的壓迫這一句話並未公開說出來。

這次協定規定日本棉織品的最大輸入額爲四萬萬平方碼，各種的棉布均包括在內。日本須於棉花季節之內購買一百五十萬包的生棉然後能輸入此最高額的棉織品於印度。若果日本購買生棉的數量減少則輸入印度的棉織品也應跟着減少。同時印度的入口稅減低百分之五十，但英國貨則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優先權。

這協定日本已經充分利用，雖日本對印度的棉織出口減少三分之一，但對印的全部出口却

繼續增加。印度植棉家依靠日本的程度並未減低，對以購買美棉爲主要原料的英倫棉工業則仍然不加重視，因此新的紛爭或將發生亦未可知。將來第二次的印度棉花會議，日英間的優越感對於日本的態度是很有影響的。

日本對於荷屬東印度並不十分熱心的前進，因爲日本在東印度「取與」的地位沒有像在英屬印度那樣有利益。對於東印度，日本很坦白的表明該地的土著人民真正的歡迎日本貨品。但荷蘭政府對於增加日本貨輸入東印度的談判也比較印度和英國政府更爲強韌。他們並且反對日本的航線競爭和日本的躉賣商和零售商之出現於荷印市場。

荷印的土著人民受經濟恐慌的壓迫特別利害，故對於廉價的日本入口貨極示歡迎，荷蘭政府對於此事不能忽視。因爲這種特殊的情形，所以在巴達維亞舉行談判的時候，日本用杯葛荷印的手段（並非拒絕輸入，但拒絕輸入廉價的日本陶器染色的棉布紗籠及不漂白的棉）獲得非尋常的成功，這會議的召集本來是爲削減日本出口的，但結果如此，頗出人意外！這談判含有極大的政治意味，反影種族的歧視，但日本報紙所用的語句並不似前述荒木陸相的口氣。

德爾希談判之後，復經長期的預備，然後在倫敦再討論擴大經濟休戰的方法。此次的討論，因英國提議全世界的人造絲競爭應該和棉織品一樣加以限制，而日本則祇肯討論棉織品輸入大不列顛及英國殖民地的次要問題，故會議終歸失敗。到一九三四年春天，對於輸入英國殖民地的棉織品，決定加以限額的規定，日本獨受限額的影響，日本出口棉貨之輸往英國殖民地的減少一半。這種限制經過許多波折，結果以增加其他日本貨品對英國殖民地的輸入為條件而得日本的接受。一九三四年，日本全部的棉貨出口仍繼續增加，但英國的出口則更為減少。

到一九三五年春日英的貿易戰爭仍未解決，糾紛不已，故雙方需要諒解極為迫切。

(五)賣絲和買棉 日本和美國的貿易主要的是用日本的生絲換美國的生棉。在美國生絲是奢侈品，因經濟恐慌而大受影響；在日本則生棉是必需品。美國購買生絲佔日本生絲產量百分之九十，所以生絲價格全視美國的需要如何而定，現在生絲的價格大跌。生棉的價格恰好相反，是從許多國家輸入日本的，故不至有大變動。便是說這種以貨易貨的交易近來對於日本極為不利。

從一九二一年至二七年，平均日本生絲一磅可換取美國生棉三十餘磅，到一九三二年一磅

生絲祇能換二十磅的生棉，到一九三四年則祇能換九磅的生棉了。以前日本出賣生絲於美國不祇可以抵銷購入生棉的費用並且還有多餘可以換取現款。到一九三四年便相反了，日本出賣生絲於美國的價值祇等於日本向美國購買棉花的價值之半。

日美貿易，日本的地位確極不利，除生棉之外，日本尚須輸入其他美國貨品。美國則除生絲外，其他日本貨的需要極少。日本對美貿易最近雖常屬有利於日本，但一九三四年的逆勢貿易平衡竟達三億七千萬元之巨。即此可知，日本對美無論舉行何種商業談判，日本方面都是無望的。

日本對美貿易不利平衡的改變祇有多年極端低跌的生絲價格再行上漲之一法，日本出口貨所以泛濫於世界市場的第二個理由也。即在此。生絲價格低跌何以和日本出口競爭的增加有密切關係，尚有一個原因。日本五百萬農戶中有二百萬從事育蠶，或為專門的職業，或為耕稻之餘的副業。生絲價格的低跌對於這種種桑育蠶日夜勤勞的農戶是極大的損失，許多剩餘的勞力使工資不能上漲的都屬於這些農民階級。

如果經濟恐慌繼續不已，人造絲的改良使生絲的用途減縮，則日本生絲的生產必漸受限制。

日本的工資下降和工業化均將受此刺激而加深。

(六)新市場 因為國內工業化的壓迫漸漸增加，又因為國外市場抵制日本貨日趨利害，於是日本的大小出口商人和消息靈通的報紙都移他們的眼光到所謂「新市場」去。日本政府對於這種努力獎勵備至，考察團或宣傳隊四出活動，無遠不屆；從政治地位無關重要的國家出來的遊歷家和外交家又復加意招待。日本在國際上聲威既極煊赫，這些小國或者因為處於其他強國之下感覺不安，有時不免對日本的殷勤暗送秋波——也許是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托庇。

這種開闢新市場的努力，就對「其他」六十八國的出口貿易統計數字觀之，業已成功，一九三二年所謂「其他」各種平均每月輸入日本貨二百萬元，至一九三三年已經超過五百萬，一九三四年則幾乎達一千二百萬元了。另一方面，一九三二年日本所輸入「其他」各國的貨物每月平均僅得五十萬元左右，一九三二年則為一百萬元，一九三四年並不到二百萬元。

不過這些「其他」各國對日本也漸次發生反感，他們也要求互惠，最少要求日本多購些他們的貨物作為報酬。中美洲的小國聖薩爾雅多 (San Salvador) 即其顯例，和大日本經過短期的

甜蜜友誼，現在已經增高關稅壁壘抵制日本貨的進口，抵制的程度比較別國還要利害，因為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對於一方面是危險的這種情形，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小國都同樣發生了。日本很想激發這些地方的植棉和羊毛事業，開闢這些新市場，使日本不至受美國和澳洲等國的縛束，但一件都不成功。

日本對於許多新的出口市場和許多低標準的國家做了不少筆路縷縷的開闢工作，使廉價的日本貨能夠達到向無購買現代工業產品能力的消費羣衆手裏，這是不容懷疑的。日本爲別的國家而準備生產方法，別的國家也常隨日本之後獲得出口貨的利益，這些出口貨向來爲他們所未注意的。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拿勞壁氏的報告可爲此種發展的表徵。他說：『中非洲坦干尼喀 (Tanganyika) 醫藥官宜稱購買廉價日本樹膠鞋的結果，防止十二指腸病的効力比衛生官署的努力尤爲偉大。』日本人對於他們出口活動的任務充分自覺，也可於大阪每日新聞關於日本對非出口的報告見到：這報告說『使裸體的土人有衣服可穿，使土人所用的椰壳器具易爲瑣瑣質的器具或瓷器，這種責任應該是在日本人肩上的。』

這種思想不久即影響到政治方面，大阪每日新聞還有兩段紀載可以說明這一點：

『我們在西非洲，尼加利亞（Nigeria）海口拉哥斯（Lagos）做買賣的時候，關員對於日本貨物讚美備至，土人宣稱他們被英國統治者的剝削慘無人道。他們之不需要限制入口於此可以知道。』

又有一段說：

『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英倫強迫殖民地採用限額輸入制，藉此抵制日本貨……錫蘭即發生反英運動。充滿抵制英貨『同情日本』的空氣。

（七）中國和偽滿 日本時常將中國看做她的『天然市場』，世界到處抵制日本貨使她對於中國的存在更加注意。中國地大民衆，但內部紛擾不絕，故市場仍未盡量發展，現代工業品的對外對內貿易祇限於沿海及揚子江流域的城市。

中國全部入口若盡由日本供給祇佔日本全出口之一半，並且中國入口的大部份爲原料和糧食非日本所能供給，故理論上日本對外貿易在中國所能壟斷的祇能銷售日本全出口的三分

之一。不過中國若經大規模的投資開發之後，又當別論。目前日本不能獨佔中國市場，美國以機器原料糧食供給中國等於日本輸入中國的兩倍。大不列顛對中國的輸入亦超過日本，德國也並非十分落後。

中國本身的工業日趨發展更爲日本貨輸入中國市場的勁敵。中國工業發展於大城市和沿海一帶，這些地方不受內戰及其騷動的影響。就雇工情形說，中國的工資比較日本更廉，日本的資本尤其是紡織工業的資本是由這種工資低廉的刺激而發展的。

現在中國購買的日本貨，祇佔日本全出口的百分之七，比較前述日本貿易統計所說的新市場「其他」各國還趕不上，日本所佔的中國輸入額，即將香港計算在內，也不見得很大。

日本對華的政治態度是他對華輸出減少之主要原因。中國的抵制運動日久難免變爲軟弱，而日本向中國政府所施的壓迫固已發生効力。然而後來日本每月對華輸出還是只有一九三〇年「滿洲事變」前的一半。

不過銀價高漲和貿易衰落對中國的影響比憎惡日本的情緒更爲重要，日本對外政策的目

的在克服這些反日情緒去發展日本對華的經濟合作，甚或造成日華和偽滿的經濟集團。

日本在中國的損失已由偽滿補償到相當的程度，若將中國現在和從前的國土為基礎——即包括中國本部，滿洲，關東租界地兩國重要的貿易中心——則一九三〇年至三四年的日本對華輸出已增加一半和日本全世界的出口相等。但日本對華貿易已經改變，現金出口大部份已為投資出口所替代了，這種貿易的繼續一方面要看日本再投資的能力如何，一方面要看現在的投資所生的報酬其速度和範圍如何。換言之，無論如何都是和偽滿有關係的。偽滿的輸入由於日本投資的刺激，所以日本能夠壟斷偽滿輸入的大部分，數額等於中國本部全輸入的三分之一。

滿洲的輸入三分之二以上由日本及高麗供給，另一方面日本和高麗所購買的滿洲輸出品祇及全輸出品之半。結果滿洲的貿易平衡是負性的，日本不能夠也不願長久把信用放款彌補這種虧折。日本或者和偽滿組織經濟集團之後不得不再行覓取世界市場，不祇為本國的工業品銷售計，也為偽滿的農產品銷售計。偽滿和高麗一樣開發後祇增加日本的負擔，並不能夠吸收日本的出口貨。所以日本和偽滿的經濟聯盟成立之後，日本非從新努力爭取世界市場不可。

第十一章 日本工業的將來

(一) 東方能率 如果世界貿易不受關稅壁壘，進口限額，交換條款，杯葛運動種種的限制，日本或者可以在短時期內成爲世界最大的輸出國。日本或者是今日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其他國家的國際貿易，當不至顯然受不加限制的國外貿易之影響，然而日本，則大概更要佔優勢。

研究日本目前的競爭能力之後，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結論，因爲世界貿易是很難加以限制的。日本的對外貿易，起初是在毫無顧憚之下，後來則在世界監視之下而突飛猛進的。日本對於那些限制日本貨輸入的國家所抱的態度，也是這樣解釋。

現在日本對於各種工業品都可以增加出產的數量。除了許多具備最新技術的大工廠之外，還有合理化的中等工業，和無數小規模的家庭工業。

日本曾經表示過她具有發明的精神，例如豐田織機之使用於蘭開夏，便是日本引爲足以誇耀的。日本享有專利權的人雖然並不多，但時時在發達之中。日本對於吸收新知極爲敏捷，如能將

忽視個人創造性的家庭制度和繁雜複雜非多歷年所不能學習的文字加以改革，則日本的發明精神必然發達，是絕無疑義的。

日本大多數的工人都能夠在各式各樣的工廠裏做出很好的成績來，日本的工資水準雖比較其他組織良好的工業國家低下，但並不能以此測量日本的文化。

日本因為日圓在國外價值過高，而在國內低，就將其加以調整。蓋日圓如不加統制，則日本在國外貿易競爭上決難得到匯兌上的利益。

現在國家和大商行對於獎進對外貿易是互相合作的。如果使國家的勢力大於私人企業——例如增加軍人的政治勢力——而日本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量亦必加強。這種進展可使日本漸趨於計劃經濟的制度。

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的驚人成績可以稱為東方能率的第一次大表現，這裏所用「東方」二字不祇是地理上的名詞，也所以顯示日本能率的特色；日本許多短處、缺陷和矛盾也包括在內。所以這裏所稱的「東方」是指日本國民所由以跨進現代能率的一種社會制度；長時間的工作，

半封建性的組織和東方的省儉習性等都是。

日本的貿易方法也和西方大不相同，甚至於新式的日本大商行也常不免有笨滯幼稚，費時費事，零碎，無系統，等毛病。商界又和政界一樣常有欺騙貪污的事，其程度也不弱於西方的國家。總之，日本是一個矛盾的國家。日本既有種種的缺點，故進步不免發生障礙，不過日本在貿易方法上雖有種種缺點但仍能擴張他的市場，故有時又不免令人驚訝。日本這種「東方」特性和「東方」能率的成功，如果從一般日本人的特別缺乏售貨的熱誠，簡單小事亦費時甚多，對於西洋的語言思想格格不入，許多公務員商人廠主日夜持籌握算等事觀之，則這種成功更堪讚美。但日本的教育是進步的，「東方」能率會漸漸成爲真正的能率，這種發展將大增日本的競爭能力。

(二)從遠處看 若從長遠來看，日本目前的進步是偉大歷史的重要事件，是世界工業化新時代的開始。這發展不祇日本繼續不已，日本的進步更將影響其他東方國家，使從純粹的農業生產進而入於工業生產。

日本已經影響中國使趨於工業化。例如，現在日本雖仍然製造綿紗，仍然有綿紗出口，但已從

中國輸入其所需要的棉紗了，又中國新式工廠所製造的未漂白棉布輸入日本的也漸見增加。

日本或有一日成爲東方的工業輸出國與英倫之在西方無異。但在不遠之將來日本或不受中國及中國低廉工資之影響，與英倫今日所受日本競爭的痛苦無異。何時會有這樣的事，西方的反應如何，我們是不能說的。但世界人口最多的亞洲終有一日發達極偉大的工業，其時不僅擴張本身的市場，世界市場也不免同時發展，這點似可斷言的。現在日本已將這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警告世人，未來亞洲工業化日本當然又是一個重要的脚色。

(三)從近處看 亞洲的改變雖然很速，這樣的發展卻是很慢的。同時日本也易受許多危險。雖然長遠的將來日本可以成爲工業的輸出國，可以無疑，但第二步的運命，日本難免遭遇困難。

日本現在所嚴重考慮的是一個她要用全力應付的重要戰爭。這樣的戰爭終了後，日本或者不能再輸出工業製造品了。另一方面，戰爭可以使日本的輸入大增，日本的工業因爲適應戰時的需要非加以改組不可。戰爭即使勝利，日本也不容易恢復失去的市場，因爲其他出口國不免効法大戰時的日本政策，侵奪這些市場的。

就地理的理由來說，在最近的將來，日本足以征服未開發的金融健全的地方似乎不成問題，不過日本如果再征服如『滿洲』一樣未經開發的土地，則對於日本與其說是資產不如說是負擔。因為軍事上的理由，這種發展必須向貧乏的母邦要求更大的投資，這種投資一時間決不能希望有報償的。這樣的發展，如果繼續不已，則日本財政的負擔過重，不免危及她的經濟進步，今日戰爭即使勝利，經濟上的損失已屬不堪，如果失敗，則對於窮兵黷武的人民，其結果之慘酷實不堪說。因此戰爭的結果不問是勝利或失敗，對於日本未來的偉大工業實有損無益，戰爭不能解決日本的困難，祇有增加日本的困難。另一方面，歐洲如果發生第二次大戰，日本可以袖手旁觀，可以成爲輸出國，對於國際貿易佔居最優越的地位。

真正的貨幣膨脹對於日本的財政政策極有危險，日本應加以重大考慮。劇烈的日圓貶價並不是完全有害，因爲這樣可以使財富重行分配，這是日本社會改造家所渴望實現，而政治的方法所不能做到的。政府之外，農民和中小工業的主人便是日本最大羣的負債者，大企業家則爲最大的債主。在德國貨幣膨脹可以使中等階級變爲貧窮，大工業家的債務反因而減輕，在日本則貨幣

膨脹反有利於民衆。日本的農業債務大部分爲物品負擔——例如稻的收穫百分之五十作爲地租，這樣的債務不致受貨幣膨脹的影響。其他日本的特殊情形也許限制貨幣膨脹的良好影響，而加劇其惡劣的影響。

無疑的，貨幣膨脹這樣重大事件可以給社會改造家，即某部份的軍人，以改造全般的農業恢復中等階級的機會，這種機會在平常是不容易得到的。

日本軍需工業一旦停止擴張亦足以影響未來的工業。軍需工業的擴張純恃國家的借貸，不能繼續無限的。一般人的希望所謂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的『非常時期』和平過去之後，軍需工業即可停止。軍需工業停止之後，除非農業改造已經開始，國內市場已經恢復，全世界的繁榮對於日本出口貨的需求大增，否則循環的經濟恐慌難免更加劇烈。不過軍需工業停止之後，輸出必然增加似可無疑，因爲有些工廠例如船塢因軍需的緊急需要而拒絕國外的定貨。因同樣的理由其他許多工廠亦不能和平時一樣集中能力製造出口貨品。所以軍需工業的停止，日本各項工業的出口必然因之而旺盛。

(四)軍人和日本的將來 日本的軍人在日本未來的發展中爲所知尙少的因素。軍人所希望的何物乎？軍人將有何種動作乎？軍人（海軍亦包括在內）常爲日本政治幕後的主動，「滿洲事變」與海軍問題復活之後，軍人的勢力更爲增加。一切左翼運動被壓服之後，議會裏的政黨亦顯明失敗，於是海陸軍人遂成爲日本急劇的進步運動之中心。海陸軍集合不平的鳴聲而公之於衆。因此海陸軍人（最少其中的改造分子）遂漸漸看這種代鳴不平的職務爲彼等伸張勢力於國內政治的基礎。

涉及經濟問題，海陸軍人所注意的爲軍事利益。彼等從國防觀點以考慮經濟上的缺憾及其補救方法。彼等對經濟問題漸漸熟習，漸漸熱心求解決的方法。彼等現在常常參加經濟問題的討論，將來必有一日佔居重要的地位。彼等相信社會問題的經濟問題對於日本軍事勢力的重要不下於軍隊的訓練和設備問題。彼等對於國家經濟能力乃海陸軍勢力之後盾一點極爲重視，因此彼等對於農民，工人及中等階級之生活，出口貿易之增減極爲關心。彼等欲以龐大的國防預算迅速實現海陸軍現代化及增加海陸軍數量之目的，故對於日本的各種經濟政策力加干涉。不過根

據日本的歷史，即在目前，日本軍人並不致於直接干涉政治，必假手於代理人。又因為軍國主義妨害大企業，故對於資本家亦必有若干的讓步。日本軍人當國家遭遇危急的時候是時常和資本家合作的。

軍閥的理想及政策不久即將成爲日本政策的決定勢力了。

日本軍閥雖然沒有一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綱領，但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陸軍省發表一本有名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散布很廣，使內閣感受極大的苦惱）實足以反影日本軍閥的意見，不過這本小冊仍沒有具體的行動程序。這小冊很廣泛的討論一九三五——六年國際危機中的國防問題，此外並有如下的文字敘述日本的經濟地位：

現在的經濟制度係發展於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故經濟的活動偏重於保護個人的利益和趣味，和國家的一般利益不相調和。

極端的自由競爭殊屬危險，足以引起階級鬭爭。

財富積聚於少數人之手實爲貧乏，罷工，小工業失敗，農村破產之原因，國家生活之不平衡

皆由此而生，因此國家統制不能實現，不能集中一切力量以開發我們的富源，發展我們的實業，激進我們的對外貿易，指導我們的經濟活動使趨向於共同的目的。同時政府的預算受着限制，國防的逼切需要不易實現。

如何改良經濟的現狀，正有許多意見流行着，從國防的見地來說，下述的目的須記在心裏：新經濟制度必須以公平的理想爲出發，必須保證每一個人所得的財富與其勞力相等，必須如此纔能激發個人的努力，安定國家的生活。

財政和工業必須調協，這樣我們纔能夠充分發展我們的富源，促進我們的工業和對外貿易，我們的國防也纔能鞏固。

……希望國民放棄個人主義的經濟觀念，認識集體經濟的重要；爲迅速實現帝國的理想而努力創造經濟制度。國家必須迅速統制全國的經濟。

海陸軍人並不十分重視工業，最注意者爲農業，以爲農業乃現在和將來的國防基礎。彼等極力反對許多資本家的宣傳理論。這些資本家相信日本的農業已成過去，不必重視，日本唯一的目

的，爲發展大工業，和英國一樣，漸漸放棄農業和小工業。這兩者已無須再加以注意。

因爲極力反對資本家此種理論，故海陸軍人提出以下的主張，亦即現政府之指導方針也。彼等主張農業必須救濟，國家繼續工業化必須大部份建築於小工業之上，而小工業之增加又必須建立於農村之中。剩餘的農村勞力必須給予工作，農民必須有機會增加副業的收入，蠶業衰落必須給以補助金。必如此，然後工業人口始不至於增加，因工業發達而起之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始得解決，城市與農村之對立始得消除。小資本大量的發展然後國家的工業化更爲進步。

據軍人意見，這種政策可謂爲『國立工業的殖民』。若全部的工業制度，信用制度，貿易制度，能夠調協，全歸國家統制，必然可以實現的。

他們說，必須如此，然後小工業的弱點始可克服；必須如此，然後在較大的較有勢力的大工業組織之下，小工業的弱點始得有效的革除，必須如此，然後小生產者始能因國內購買力之增加而獲得利益。必須如此，然後一般的生活標準始能提高。必須如此，然後日本始能保存其爲日本，而不至於步歐美之後塵，陷入階級鬭爭的漩渦中。

極有勢力的工商組織，對於軍人之欲實現其目的拚命反對。他們宣言，他們的政策已經有別的國家歷史做證明，經濟發展自然發生大托辣斯，自然增加大的工業組織，自然繁榮都市，日本軍人有力量把日本的同樣發展拉着嗎？軍人改造家在他們內部的地位是否鞏固尚未可知，能於範圍之外與極有勢力的工業組織相抗衡嗎？此實無人能置答的問題。

日本軍人計劃經濟的觀念，即所謂『國內工業殖民』的觀念，對於日本及世界所生的危險當遠不及現時放任主義制度的危險。

日本因為農業的崩潰，大都市的興起，大工業集中和合理化至危害小工業的結果，人口問題和勞工問題日趨嚴重。據日本時報載，日本職工聯合會一九三四年十月舉行第三次年會，曾有如下的決議：

催政府採取立法的方法以保護勞工，農村貧困情形的加甚實足以破壞工業工人的標準生活而增加城市的失業人口。

這些都是已經成爲促進日本的工業生產，促進出口貿易和對外政策強烈的資料，不過這些

資料也不難成爲易於破壞的成分。

另一方面，軍人的改造分子極希望以發展經濟來救濟人口過剩的困難。他們力求生活標準的提高與經濟的自給自足。他們以爲日本可以在自己國內變爲更加強大而無害於其他國家。增加出口仍屬必要，但此種發展必須多加統制而少加放任，國內的競爭必須減少，工作情形必須改良，利潤必須公平分配於各級的生產者。日本的國外競爭者亦必須改良其所處的地位，使對英或其他國家的出口商人不至因日本出口貨物增加而受不必要之價格慘跌的痛苦。

(五)軍人和國際競爭 日本陸軍省的宣傳小冊對於日本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有如下饒有意味之敘述：

……世界各國因受經濟衰落的痛苦憂心世界大勢，嫉忌日本對外貿易的發展與政治勢力的增高。因此不惜運用種種方法以障礙日本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若果沒有良策對付，則日本貨物不難絕跡於世界市場，日本移民不難處處受閉門羹待遇。日本不難陷於孤立絕望的境地，被迫降服，與德國同其命運。

從全世界大多數消費者的立場說，生產品應該價格愈廉愈好。日本爲新進工業化的國家，生活標準甚低，生產品自然低廉。至於英荷等國則適得其反。英荷以少數壟斷工業，以高價出賣他們的工業品於有色人種的殖民地。這種行爲是違反消費羣衆的利益，極不公道的。我們日本帝國的經濟情形恰好相反，完全與全世界的消費羣衆的利益相適應，所以我們是很自然的處於經濟競爭的優勝地位。若果英荷競爭者堅持他們的非法競爭方法，日本帝國不惜訴諸武力，這樣主張公道的精神是必然勝利的。

須知道，英國及其他國家將來對於商業的競爭必然更加利害。各國必竭力爭取中國市場，來減輕西洋的經濟困難。因此，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於舉國一致之下加以改革和統制，私人的利益再不能視爲重要，應採相反的政策，使我們得以打破難關，恢復我們在中國的舊市場和開闢新市場。

(六) 日本和世界 現在，日本的出口競爭成爲世界的嚴重問題——不過日本無心造出來的禍害常有過於誇大宣傳之處，猶之乎戰後的經濟障礙常被估量過低一樣。

因爲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加，舊工業國遂被驅逐離開各處的市場，即具有最貧乏的消費者的貧困市場，其他各國本難望與廉價的日本貨競爭的地方，日本也同樣的在裏面活動。這些市場若非日本的勢力侵入，貧困的消費者當不免購買少量的英國貨或其他各國的貨物，并且羣衆的需要有種種差別，永難真正的滿足，故亦不免從英國或其他國家購買工業品，例如彼等儘可從日本購買腳踏車或樹膠鞋，亦可從其他的出口國購買鐵器或其他工業品。惟購買本國製造品的消費羣衆，至少必以其餘錢來購買西洋貨品。日本的廉價工業品並非在此等市場中創造新購買力，日本不過是吸收現存的購買力，如果沒有日本的競爭，此種購買力即將爲他國所吸收。

世界是整個的，此損則彼盈，此利則彼害，實爲不易的道理。因爲日本向外國購買的貨物常少於賣出的貨物，英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工人不免因此失去職業，但日本的原料人口增加又足以增加澳洲的牧羊者，印度和美洲的棉花農民，樹膠種植者，木材工人及其他許多國家的礦工的工人。結果，此等國家對於英國及其他工業國家的生產品必然增加需要，英國及其他工業國的工人也必然因此而增加工作。日本原料入口不增加便沒有這種現象。這樣日本纔創造了一種新購買

力。從這一點來說，日本並不加甚世界的經濟衰落，而是和緩世界的經濟衰落。

從金錢的價值說，日本從世界貿易中的所獲得的，至少是和他所付出的相等。日本並不因為出口貿易的增加而富有，日本沒有積蓄，沒有得到一盞士黃金的國家利潤。從物質的價值和勞動來說，則日本付出的或者多過於收穫的。日本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輸出，而輸入則相當高價。日本賴以維持貿易平衡的為國家的犧牲，不可以數字估計的大犧牲。這種財政上的大犧牲並不是來自巨量的財富，實出於極不得已的需要。

日本不把自己當作債務者是很對的，對於世界經濟系統更沒有過失。

惟各國有因日本而增加工作的，也有因日本而減少工作的。大體來說，製造業國家是受日本的害，原料出產國家則得日本的利。日本因此動搖了世界經濟系統的平衡，這平衡本來無論如何是不能十分堅定的。這便是其他各國埋怨日本的真正理由，恐怕日本的出口貿易增加，這平衡的動搖更利害。

以世界貿易的現組織言，要克服這樣的困難是很不容易的。日本的見解以為各工業國家的

對立是真正的困難所在。

理論上，至少可以想像出一種補救的方法來，使日本不至擾亂世界的市場，譬如世界貿易的發展應該組織於一種合作的計劃之下，舊國家和新國家能夠同時發展，東方和西方同時恢復繁榮。

不過，世界是國家主義愈為發達，則嫉忌，衝突，誤會，也愈為利害。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世界貿易的自然的復興，這種自然的復興可以把人為的障礙掃除……

但同時爭取市場的苦戰，仍將繼續不已。